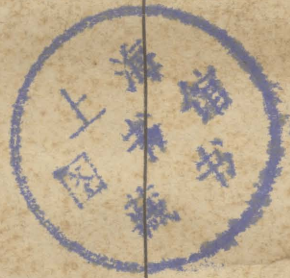


章氏叢書三編

太炎文錄續編



卷二
卷三
卷四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

太炎文錄續編刊誤表

七下	五下	五下	五下	五中	五中	五上	一一	一一	一	卷
八	四三	四三	四一	一九	一一	三〇	九六	九四	七	頁
六	一三	一〇	九	四	二二	二	三四	四	八	行
一一八	一〇	二六	四	一二	一二	二四	一三	一八	三四	字
天黃		斂	租	得	盒	移	東	所	支	誤
黃天	耜	斂	祖	躡	會	侈	東	斯	文	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522B

1658655

卷五上大總統黎公碑有改本見制言三十一期茲編未及照改特補錄於下

「且曰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才請以民政長輔公」十八字刪去

「有數卒突入公門公錯愕手刃之無幾又數人至促公至軍械局請受都督印公見化龍在知士大夫有謀宣言無略財無妄殺如是則可皆踊躍稱聽命即」六十字刪去

「一」
「詣諮議局就選」上增「促公」二字

「瑞激亡二日矣」「二」改作「逾」

「誅鉏賊猾亦近二萬人」改作「誅鉏驕悍亦幾千數」

卷五中黃梅胡君墓表有初本改本二稿茲編所錄爲初本校印勿遽未及附錄改本他日

彙刻章氏叢書二編時當兩存之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目

章氏叢書三編

卷之上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

王文成公全書後序

音韻學叢書序

讀太史公書

書唐隱太子傳後

論東林誤國事

書曾刻船山遺書後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曲石唐志目四跋

卷之下

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冊

經籍舊音題辭

音學通論題辭

今字解剖題辭

廬山志題辭

臺灣通史題辭

最近之五十年序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癸亥政變紀略序

墨子大取釋義序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中國觀人論題辭

周易易解題辭

傷寒論輯義按序

日知錄校記序

天放樓文言序

治平吟草序

游廬山詩序

璞廬詩序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

章氏叢書二編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

至人無常教。故孔子爲大方之家。心齋克己。誨顏氏也。則能使坐忘不改其樂。次如冉閔。視顏氏稍遠。巡矣。及夫由賜商偃。才雖不逮。亦以其所聞自厲。內可以修身。外則足以經國。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隨所挹飲。皆以滿其腹也。宋世道學諸子。刻意欲上希孔顏。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傑抗志爲學。初在京師。嘗與湛原明游。以得江門陳文恭之緒言。文恭猶以心理爲二。欲其混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國格物之論。瓦解無餘。舉世震而愕之。余觀其學。欲人勇改過而促爲善。猶自孔門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斯行之。終身無宿諾。其奮厲兼人如此。文成以內過非人所證。故付之於良知。以發於事業者。或爲時位阻。故言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之真切篤實處。即行。於是。有知行合一之說。此乃以子路之術轉進者。要其惡文過戒轉念。則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則無佞求。用世則使民有勇。可以行三軍。蓋自子路奮乎百世之上。體兼儒俠。爲會參所畏。自顏閔二冉以外。未有過子路者。晚世顧以嘖蔑之。至文成然後能興其學。其託與

陸子靜同流者、直以避末俗之譏耳、其後學者尊之、以爲優入聖域、或言自其說出、儒釋疆界、藐若山河、金鏡墜而復懸、余論文成之徒、以羅達夫王子植萬思默鄒汝海爲過其師、達夫言當極靜時、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所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子植言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謂生生之真機、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二公所見、則釋氏所謂藏識恆轉如暴流者、宋明諸儒、獨二公洞然燭察焉、然不知藏識當捨、而反以爲當知我在、以爲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貴無首、而坤惡堅冰、資生之後、不能順乾爲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爲堅冰、是爲有首、所謂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識非我、由意根執之以爲我、然又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爲主宰、是固未能斷意根者、所謂儒釋疆界、藐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爲較然、顧適以見儒之不如釋爾、孔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教顏淵克己、稱生生之謂易、而又言易無體、曷嘗以我爲當在、生爲真體耶、自宋儒已旁皇於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從之、末由以是言優入聖域、豈容易哉、豈容易哉、唯汝海謂天理不容思想、顏淵稱如有所立卓爾、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無方體、何可以方體求得、今不讀書人止有欲障、而讀書更增理障、

一心念天理、便受纏縛、爾祇靜坐放下念頭、如青天然、無點雲作障、方有會悟、又言仁者人也、識仁者、識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見、毋求其有相、唯求其無相、此與孔子無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及釋氏所謂智無所得、爲佳、唯識者、義皆相應、然汝海本由自悟、不盡依文成師法、今謂文成優入聖域、則亦過矣、降及清世、詆文成之學者、謂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遠於孔顏、其去子路無幾也、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自文成三傳至何心隱、以劫質略財自臬、藉令子路生於後代、爲之師長、焉知其末流之不爲盜也、鳳之力不與鷦鷯殊、以不擊殺謂之德、不幸而失德、則變與鷦鷯等、要之不肯爲雞鶩審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儻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對哀公則獨取十五儒爲主、漢世奇才卓行若盧子幹、王彥方、管幼安者、未嘗談道、而岸然與十五儒方、蓋子路之風猶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學雖修、降臣賤士亦相屬、此與爲盜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與倡優爲伍、亦幸矣、當今之士、所謂捐廉恥、負然諾、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釋之同異、與夫優入聖域、以否、於今爲不亟亟者、乃使人遠於禽獸、必求孔顏以爲之師、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則又多義解、少行證、與清談無異、且佛法不與儒附、以爲百姓居士於野則安、以從政處都市、涉愚難則志節墮、彼王維之不自振、而楊億趙抃之

能確然棄儒法與循儒法異也。徒佛也。曷足以起廢哉。徑行而易入。使人勇改過。促爲善者。則遠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術爲上方孔顏。下擬程伯淳楊敬仲。又非謂儒術之局於是也。起賤儒爲志士。屏脣舌之論。以歸躬行。斯於今日爲當務矣。雖然。宋儒程楊諸師。其言行或超過文成。末流卒無以昌。狂敗者。則宋儒視禮教重。而明儒視禮教輕。是文成之闕也。文成諸弟子。以江西爲得其宗。秦州末流亦極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禮議起。文成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綰。爭以其術爲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讒諂面諛。導其君以專。快意刑誅。肆爲契薄。且制禮之化。流爲齋醮。糜財於營造。決策於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於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爲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傳習錄稱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事者。世儒祇講伯學。求知陰謀。與聖人作經意相反。今勿論文成行事。視伯者何若。其遺冀元亨爲問諫。以知宸濠反狀。安在其不尙陰謀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詣軍門降。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正使子路要之。將無盟而自至。何竊議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責人陰謀。文成猶不任是也。夫善學者。當取其至醇。棄其小瀆。必若黃太冲之持門戶。與東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爲一先生衛。懼後人之苛責於文成者。甚乎疇昔之苛責於宋賢矣。中華民國十

三年孟秋餘杭章炳麟

王文成公全書後序

後序曰。文成之復古本大學。湛原明以爲不亟。久漸與之會。由今觀之。非復章句文義之間也。昔徽公以親民爲新民。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前則爲專己。後則爲外鷺。誠行其術。則國政敗。士行斃。顧徽公訓說則然。自爲學乃自禪入。未嘗齎萬物。其在官亦不欲改易百姓視聽。其後爲朱學者亦未切切於是也。必比以洪水猛獸。斯爲酷矣。然自李光地以僞儒張朱學。輔其僞主。以天文歷數相尙。曼衍以至今。學者浸重物理。而置身心不問。且有正心修身而不察乎物之理者。則謂之迷罔之人。謂之天之戮民。由是本末倒挈。以身爲形役。率人類以與鱗介之族比。是則徽公窮至物理之說導其端也。本記稱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斯所謂親民。晚世縱弗能至。然猶順人情。因舊常以爲政。蓋未有云新民者。康誥稱新民。以其漸去商紂之化。大雅稱新命。以周始有王迹。本記引之以證君子日新其德。固不與所引者同旨。自清之末。諸無藉者始言新法。未幾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專己自是。以拂民之舊貫。新法行二十餘年。如削趾適屨。民不稱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縱敗常而已矣。是則徽公新民之說導其端也。原

其始。不過失於文義。而妄者借以爲柄。禍遂至此。則誠所謂洪水猛獸者。文成力爲之閑。不驗於明。而驗於今之世。誦其書者。宜可以戒矣。中華民國十三年孟秋餘杭章炳麟。

音韻學叢書序

自吳才老始言古音。至三山陳氏而有本音之說。逮及清世。作者十餘家。學者苦不能盡備。渭南嚴毅孫爲擇取十四種刻之。而言等韻與考古今韻目及唐韻者五種亦附焉。刻成。以余粗識古音條貫。屬序其端。余以爲江氏以上所務在於抉發事證。古韻標準之成。其所援據已備矣。而段氏又發見之支脂異部之徵。戴本段氏師。反屈而從之。比嘉慶中。段氏已耄矣。能知三部異用之徵。顧不能成其理。更質之江晉三。謂得聞其義而死。是以瞑目。江亦竟不能對。自是以後。言古音者。漸舍事證而專求之聲勢。其根柢則猶所謂本音者是也。顧自孔氏謂南北異音。古今人又不相及。張臯文父子本之。謂但當求事證。不宜以意決稱本音。余謂本音之說亦不始陳氏。集韻。天有鐵因切。馬有滿補切。下有後五切。是宋子京始窺本音之秘。顧不著其名耳。今之以聲勢擬儀者。誠不必確然無聞。要之得其近似。謂之假定則可矣。今遠西各國讀拉丁文。往往就其國所習讀者以爲定。固不盡羅馬正音。然不能不謂之近似也。非是則瘖者之識字而已。余於古韻所自得者亦寡。今見是刻之成。略論大體以

書其首穀縣視之以爲何如也。民國廿四年八月章炳麟。

讀太史公書

甚矣。曾國藩之妄也。其言曰。司馬遷書大半寓言。史家之弊。愛憎過其情。與解觀失實者有之。未有作史而橫爲寓言者也。國藩之意。豈不以遷載六國時事瑰特譎麗。與周漢事狀絕殊。故疑其出於胸臆耶。案六國史記遭秦燔滅。不復見。遷書六國表具言之。然則其記六國大事。取秦記。其人自爲傳者。取於其人之遺書。與其徒所傳述而已。自商君而下。蘇秦張儀魯連虞卿皆有書。魏公子有兵法。其他陳軫之倫所著不傳。短長書或載焉。屈原傳乃本淮南王。蔣相如荆軻事。大氏劍客之所稱道。史旣燔滅。非此無可徵者。百家之自述也。辯必己勝。策必己效。或什百於庸衆而無算。非徒駕說之士然。孟子孫卿尙往往有是。故其瑰特譎麗。上軼周下躡漢。非恆情所有。乃其人與其徒自爲增飾使然。遷安得有寓言乎。遷知其增飾而不能去。顧楊子以遷爲實錄者。何也。曰。遷雖才。屬辭不過景帝以下。前即伯夷老莊孟荀。其他結集與施訓故而已。如六國分裂之世。奇材固多。悉棄則不忍。悉信則非國史所傳。爲是移寫其文。不敢有增損。以廁傳疑之列。乃所以爲實錄也。若寓言者。可以爲實錄乎哉。書唐隱太子傳後。

史之失官，莫如書唐隱太子與明建文事。建文紀年被革除，因不爲著實錄。其時政令遂不可知。顧史官闕文而已。隱太子事，加誣乃已甚矣。按玄武門之訟，太宗率長孫無忌等伏兵門側，而隱太子無衷甲之衛。是太子無欲殺太宗心，借曰計慮不及，魏徵之智，豈後於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徵亦未嘗勸之殺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于神堯者，與煬帝愬太子勇語絕相類，被鳩心痛，亦飾爲之耳。而又攻及隱味，云太子與宮嬪亂，誰見之，誰證之者，其誣愈可知矣。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吳兢劉昫不能爲同異，雖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獨一劉餗明楊文幹事爲誣告，而國史不采。司馬公頗欲闕疑，然不能盡汰也。夫以神堯素染胡俗，非滯於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過於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憚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隱太子無所變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義之謀，本裴寂劉文靜啟之。太宗在側，故附成其說。隱太子不在側，故不得附成其說。太宗非有以過其兄也，其決策之大者，莫如師次賈胡，久雨糧乏，羣議欲返太原，惟隱太子兄弟沮其計，使神堯乞然西進，終成大業。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觀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所記，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溫大雅後亦爲太宗用，而創業起居注未嘗刪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編，今其書具存。知太子非庸謹不可與立者，神堯所以卒無異志爲此也。其後削平東夏，實太宗之功爲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後王魏勸太子

親將討劉黑闥以立功事雖卒就。比於太宗尙不逮。要創業時功非有異也。太宗以削平東夏自伐。故思奪宗與煬帝以平陳自伐無異。奪宗之事。太宗與煬帝等房杜爲之謀主。與楊素等凡事爲耳目所習者。其取法也易。其慮之也亦深。神堯雖闇。獨懲於隋之高祖。訟者知其不決。則劊刃以先之。事乃有甚於煬帝者矣。蓋史者所以督視人君。唐初兩朝實錄。則房玄齡刪定以奏御者。其書玄武門之變。太宗且教令肆言之矣。是故論功則盡歸於此。舉惡則盡委於彼。此猶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獄。獄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雖然。有時直坐罪齊王而稱建成仁厚。此亦周內之不能盡者也。

論東林誤國事

任官府之事。失之於梱外之事。躋材也。罪必弇夫功。葉向高以東林黨首爲相。諸名士輔之。差足以制忠賢。向高去。忠賢始橫。然東林故與熊廷弼不怡。不欲專任。故使王化貞旁掣之。以召河西之挫。所挫者豈獨一隅。繫明之存亡是係。任其責者非向高則誰乎。其後論廷弼死罪者。鄒元標幾欲贊之。又抗疏力爭者。魏大中。此二子皆東林之著者。向高已負誤國之罪。而二子又加厲焉。其去周宗建顧大章之風何遠哉。周顧非東林。故右廷弼。從其言。廷弼可無死。其死者。大中爲之也。獄既成而爲忠賢所借。廷弼死。大中亦與周顧借受誣以死。事

之反覆、有若此者、吾謂忠賢者爲大中任過者也、殺其身、載其戮、良將之罪以自予、至今人
人切齒忠賢、未有詬大中者、爲怨半焉、爲德亦半焉、惜哉、向高之罪、非忠賢所能代也、

書曾列船山遺書後

王而農著書、壹意以攘胡爲本、曾國藩爲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興、遽刻其遺書、何也、衡湘
間士大夫以爲國藩悔過之舉、余終不敢信、最後有爲國藩解者曰、夫國藩與秀全、其志一
而已矣、秀全急於攘滿洲者、國藩緩於攘滿洲者、自湘淮軍興而駐防之威墮、滿洲人亦不
獲執兵柄、雖有塔齊布多隆阿輩伏匿其間、則固已爲漢帥役屬矣、自爾五十年、虜權日衰、
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之倫、時抗大命、奮然以桓文自居、巡防軍衰、而後陸軍繼之、其卒徒
皆漢種也、於是武昌倡義、盡四月而清命斬、夫其端實自國藩始、刻王氏遺書者、固以自道
其志、非所謂悔過者也、余謂國藩初起抗洪氏時、獨以拒祆教保桑梓爲宣、或云檄文宜稱
大舉義旗以申天討者、國藩不肯用、然則種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綱紀不具、又詠於
異教之說、士大夫雖欲爲之謀、不可得、國藩之屈而之彼、勢也、及金陵已下、戲下則有惰歸
之氣、而左李諸子新起、其精銳乃逾於舊、雖欲乘勝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獨有提挈湘淮、以
成百足之勢、清之可覆與否、非所覩也、然其魁柄已移、所謂制人不制於人、其計亦或如論

者所言。觀其刻王氏書。無所剗削。獨於胡虜醜名。爲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誣昔賢。亦彰彰矣。雖然。論國藩者。如公羊之賢祭仲。漢史之與平勃可也。自君子觀之。旣懷陰賊以覆人國。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譎之甚矣。狄梁公爲武氏相。卒復唐祀。其姑猶以事女主爲誚。國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婦人哉。

問者曰。湘潭王闔運嘗言。國藩在翰林時。數趨穆彰阿之門。以是驟貴。及其與遠西列國交。事事縮朒。斯誠受教於穆彰阿者。其性不愛國至是。謂其志覆滿洲可乎。應之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雖聖哲不能易其事。國藩於外交。蓋有穆彰阿所不爲者矣。觀其立江南製造局。以儲兵械。不內就輿區。而暴露於海上。敵兵突至。則是以其械予敵也。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弊清宗。以之應遠西。其闇劣乃如是。此非獨國藩一人然也。當會胡合兵克安慶時。乍一外艦溯江而上。使林翼望風歔血。以至於死。此則心警氣奪。固已久矣。夫力所不敢校者。如鼠遇狸。其神智鑠焉以盡。此與摧破洪氏事校。優拙相去。何其遠哉。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謂其不欲覆清。則未可也。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隋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唐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

卷。又傷寒卒病論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題王叔和。則傷寒論在其中。今傷寒論單論本十卷。金匱要略則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數。然要略亦尙有關文。據林億序。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稱要略則不詳。言蠹簡則不備。可知也。五藏風寒積聚篇脾無中寒。腎無中風中寒。億等已知其闕矣。又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則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見其語。其奪失甚明。若宋志別有金匱玉函八卷。稱王叔和集。林億序要略亦云。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今驗金匱玉函經則傷寒論別本也。又隋志有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宋志有張仲景療黃經一卷。此乃出于要略而別行者。宋志有張仲景脈經一卷。宜即辨脈平脈諸篇。是數者皆複出。不足數。獨隋志稱梁有張仲景療傷寒身驗方一卷。評病要方一卷。宋志有張仲景五藏論一卷。五藏榮衛論一卷。口齒論一卷。皆非論略所有。今並不存。知仲景書亡逸者多矣。御覽七百二十二引高湛養生論。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爲三十六卷。大行于世。由是推其全數。宜不止十五卷。以今日所有。則十五卷而不足。此古今損益之大略也。傷寒論十卷者。梁時稱辨傷寒。以諸篇悉冠辨字名。如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是也。叔和辨不宋開寶中高繼沖獻其書。治平二年林億等校定。元祐三年開雕。明趙開美以宋本摹刻。與成無己本並行。

至清而逸

按趙開美仲景全書序先以成注傷寒論金匱要略合刻命之曰仲景全書既刻已復得宋板傷寒論復并刻之然清世所傳唯成注本而單論本則清修四庫書

時已不可見

入日本楓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堅又重摹之自是復行于中土其與成本異者

卷首各有目錄所謂三百九十七法方下亦多叔和校語數事及億等校語成本乃盡刪之矣叔和于方下或云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終不敢以己意刪剟以是知其編次審慎宋文憲習于金華口耳之學顧謂叔和變亂仲景故事此足以杜其口林校雖簡亦甚有精善者太陽篇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二方寒熱僂馳疑論蠶起及檢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悉云與三物小白散而林校所引一本與彼二書正同成注本不著林校則終古不可得決矣信乎稽古之士宜得善本而讀之也千金翼方所錄論文太陽篇則孫氏以己意編次誠不如本書善檢其文字往往符於玉函單皆作堅方同金固瘕亦作堅瘕蓋玉函與孫氏所據為梁本按唐書隱逸孫思邈傳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及三十年成繼沖所獻億等所校者為隋本故一不避隋諱一避隋諱也近世治經籍者皆得見梁本以得真本為亟獨醫家為藝事學者往往不尋古始方喻以下恣意顛倒清世唯有成無已注本為稍完善然尚不能窺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論古技者之幸歟或曰昔禮記已行而魏徵有類禮說文以形分部徐鉉復為之韻譜厥在醫經素問不刊之書也然甲乙太素即重

爲詮次。傷寒論錄在千金翼方者。太陽篇乃以方劑部署。其後朱肱作活人書。又類證而列焉。今獨弇其編次。何也。應之曰。近代治傷寒論者。若柯琴徐大椿。據方爲次。即千金翼方例。尤怡又據諸篇分列。正治權變救逆諸法。亦于活人爲近。是二者非吾所訾也。方喻諸師。橫以叔和所編爲失次。自定其文。謂仲景本書故然。則誣罔亦甚矣。今以孫朱柯徐尤諸書。差示學者。比于類禮韻譜可也。然不得禮記說文真本。即亦無以信後。存其本迹。以爲審觀。其會通以爲明。上工之事也。且以仲景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中遭水火兵事。無算。而其書亡逸者三分有二。存者如金匱要略。亦頗不具。此傷寒論十卷。獨完好。與梁七錄無異。則天之未絕民命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未能珍於此也。

王叔和者。高平人。名熙。說在余所述葑漢微言。世稱叔和爲晉太醫令。按皇甫謐甲乙經自序爲甘露中作。已稱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則叔和魏時已爲太醫令也。仲景自序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撰論宜在建安八九年。下去魏甘露中未滿六十年云。

論中脈法及不可諸篇。明清諸師多謂叔和所增。今案脈經第五卷有張仲景論脈。即平脈篇問答辭。是脈法爲仲景本文明矣。不可諸篇。論中所錄。纔及汗吐下。玉函更有溫灸

刺水火、熱病陰陽交并諸篇、脈經亦盡載焉、然不稱仲景、是爲叔和所集無疑也、林億所條三百九十七法、實兼太陽諸篇、與不可共論之、多有複重、要之目錄當然、有其舉之、亦不敢廢爾、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金匱玉函經八卷、清康熙末學士何焯所鈔宋本、而醫師陳世傑爲之校刻者也、其書即傷寒論、顧篇第條法方日或少異、宋林億等校定序目略言之矣、案宋史藝文志醫書類、張仲景傷寒論十卷、又金匱要略方三卷、注、張仲景撰、王叔和集、又金匱玉函八卷、注、王叔和集、三者劃然不以相亂、紹興秘書目有金匱玉函八卷、卷數與宋志相應、自晁公武讀書志混金匱玉函經與金匱要略方爲一、其後馬端臨徐鎔皆不能別、訖於清修四庫、且無金匱玉函經之目、當晁氏作志時、蓋聞有金匱玉函名、未窺其書、故強以要略方皮傳、懸牛頭賣馬脯、不自知其非、然於八卷三卷之異、亦不比考、何其疎失至於是也、明中葉葉文莊次菴竹堂書目、有玉函經一冊、不著卷數、其爲是書與爲杜光庭玉函經、未可知也、余觀趙開美所刻傷寒論、方下有林億等校語、頗引玉函以見異同、成無已傷寒論注、許叔微本事方亦時時道及之、而千金方診候篇引張仲景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蕩滌五藏六府等二百五十

七字、不知所從來、及得是經、則諸家所引皆在、其千金診候篇所述、即是經證治總例之文也、詳其編次、先以證治總例、其文與叔和傷寒例絕異、刪平脈篇、視論本爲闕、入熱病陰陽交并生死證篇、視論本爲增、厥陰惟錄綱領四條、而厥利嘔噦自爲篇、汗吐下可不諸條外、更有可溫可火可灸可刺可水、而水火灸刺復有不可、又出叔和法外、惟千金翼方傷寒宜忌別出九目、本於是經、此篇第與傷寒論有不同也、瘧溼暍篇有脊强者五瘧之總名等三十一字、論本與要略方皆無之、太陽篇有太陽病三四日不吐下見芤乃汗之一條、亦論本所無、而千金翼方所述有是、又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白散與千金翼方所述及林億等所引一本皆同、不云可與小陷胸湯、此條法與傷寒論有不同也、列方凡一百十五道、蓋增柴胡加大黃芒硝桑螵蛸湯、又別有甘草湯、即甘草一味者、皆舊所不著、此方目與傷寒論有不同也、仲景游宦之迹多在荊州、江南諸師聞其遺法者蓋衆矣、億等校定是經、謂亦叔和所集、宋志因之、尋叔和已集傷寒論、必不自爲歧異、且其證治總例言地水火風合和成人、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人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起、此乃本之釋典、非中土方書所有、叔和當魏晉間、釋典雖已入中國、士人鮮涉其書、知是經非叔和所集、而爲江南諸師秘愛、仲景方者所別編、南朝人多好佛、故得引是以成其例耳、唐時獨

孫思邈多取是經，宋館閣雖嘗校定，傳者已稀。元明以來不絕如線，幸有何氏得宋本寫授其人，刻之。下去乾隆校集四庫時，纔六十餘歲，而四庫竟未列入。蓋時校錄諸臣於醫書最爲疏略，如傷寒論祇錄成無已注本，不錄趙開美所刻治平原校之書，即其比也。餘如聖濟

楊林纂要二十六卷，不知有大德本，內蘆方議，程永培已爲購求得之，亦不入錄，知其疏略之甚。

余前得日本覆刻陳本，驚歎不已。後十餘

歲，醫師徐衡之章成之，又以陳氏初印本進，距其校刻時二百十六年矣。衡之等懼其書不傳，將重爲鏤板以行，而質於余。余觀陳刻亦間有不正者，如駮改爲駛，失氣改爲失氣，皆由不達古字古言以意點竄。今悉爲校正，其俗字可通者皆仍其故，並列何陳舊序於前，以志緣起。校成授衡之等覆刻，乃爲題詞云爾。民國二十一年十月，章炳麟。

曲石唐志目四跋

王之渙志，印泉在雒得唐人墓誌九十三石，此王之渙一石，稱其歌從軍吟出塞，傳乎樂章，布在人口，是即盛唐詩人王之渙無疑。其詩迄今祇存六首，而黃河遠上一絕，使伶官競拜，至今皆以爲絕句之最，誦其詩而不悉其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詳本末，真大快也。昔人以唐書無韋應物傳爲恨，然韋之仕宦蹤迹具存於詩，若王爲文安縣尉，及其平生高節，非此石孰爲傳之。明清閒編全唐詩者，謂之渙有兄之咸之賁，按此石稱弟永寧主簿之咸，則稱

曰兄者誤也。

黑齒常之志、黑齒常之、本百濟人、歸唐至左武衛將軍封燕國公、爲周興構死、唐書有傳、此誌敘事與史相應、前數歲雒陽新出泉男生墓誌、逾五六年而此志繼之、二子皆樂浪名將、地不愛寶、先後獻瑞、豈二韓王氣未盡、猶有楚人三戶之望耶、

黑齒俊志、黑齒俊、即常之子、唐書未載其事、得此可補史文之闕、

清淇公志、清淇公志、不書姓氏、其敘家世緣起云、二徙稱賢、闡儒風於魯國、指孟子、又云、寒林抽筍、彰孝子之情、指吳司空孟宗、知清淇公孟氏也、孟氏出魯公族孟孫、故又推本及於文王爾、據所述後主播遷、中原肇亂、公援戈召募、元凶就戮、知隋時從破楊立、感有功者也、下述大唐義寧元年、正朔尙屬隋恭帝、而竟書大唐、斯甚非法、然其文字妍雅、不知作者爲誰耳、民國廿一年九月、章炳麟識、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下

章氏叢書二編



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冊

季剛既歿七月。其弟子思慕者爲刻其遺著十九通。大率成卷者三四。其餘單篇尺札爲多。未及編次者不與焉。季剛自幼能辨音韻。壯則治說文爾雅。往往卓犖出人慮外。及接之故籍。成證崔然。未嘗從意以爲奇巧。此學者所周知也。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讀之數周。然不欲輕著書。以爲敦古不暇。無勞於自造。清世說制度者。若金氏求古錄。辨義訓者。若王氏經義述聞。陳義精審。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剛猶不好也。或病其執守秦篤者。余以爲昔明清間說經者。人自爲師。無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獨以漢儒爲歸。雖迂滯不可通者。猶順之不改。非惠氏之戇。不如是不足以斷倚魁之說也。自清末訖今。幾四十歲。學者好爲傀異。又過於明清間。故季剛所守。視惠氏彌篤焉。獨取注疏。所謂猶愈於野者也。若夫文字之學。以十口相授。非依據前聞不可得。清儒妄爲彛器釋文。自用其私。以與字書相競。其謬與馬頭長人持十無異。宿學如瑞安瑛氏。猶云李斯作小篆。廢古籀。爲文字大厄。伏生毛公張蒼已不能精究古文。說文以秦篆爲正。所錄古文。蓋摭拾漆書及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倉沮舊

文雖雜廁其間、而叵復識別、觀其意直謂自知黃帝時書者、一言不智、索隱行怪、乃如是、季剛爲四難破之、學者亦殆於悟矣、十九通者、余不能盡觀、觀其一節、亦足以知大體、願諸弟子守其師說、有所恢曠、以就其業、毋捷徑窘步爲也、民國廿五年四月章炳麟序、

經籍舊音題辭

承古音之緒而爲唐韻先範者、其漢魏南北朝音耶、往時言古音者、獨取羣經傳記有韻之文爲例、足以明部類、未足以辨紐弄、自顧寧人爲唐韻正、稍取證於經典釋文、其後洪稚存集漢魏音、亦拘具矣、顧君考辨雖詳、不暇求思理、洪氏不知音、拘於漢法、獨著直音、而反語俄空焉、夫所以審變遷、辨彜侈者、獨恃反語刻定之耳、凡出於唇吻者、作始也簡、而其末也繁、分韻固然也、雖分紐亦猶是也、漢世不見韻書、至魏晉乃有聲類韻集之流、顏之推稱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是上既不同於古、下又與唐韻小殊、部類既異、紐亦可知也、不盡取漢魏南北朝諸師所作反語觀其會通、於道誠未備也、歛吳承仕檢齋素好聲韻之術、從余講論、欲紹明江戴諸公舊藝、全謂之曰、世以反語起、孫叔然、蓋施於經典者耳、服子慎、應中遠、訓說漢書、其反語已著於篇、明其造端漢末、非叔然創意爲之、且王子雍與孫叔然說經相攻如仇讎、然子雍亦用反語、其不始叔然可知也、檢齋由是刺取

前代音讀、以爲經籍舊音、蓋以陸之釋文、顏之漢書、李之文選、所引爲宗、其餘諸書、有一音一讀者、率鈎致無所遺、分別部居、以唐韻爲經紀、取近古也、又以時有久近、生有南朔、復取諸師事狀、如作序傳、程以三年而後成書、其審音攷事、皆甚精、視寧人之疏、稚存之鈍、相去不可以度量、較矣、明清諸彥、大抵能辨三代元音、亦時以是與唐韻相斟、中間代嬗之迹、闕而未宣、檢齋之書出而後、本末完具、非洽聞強識、思辨過人者、其未足與語此也。

音學通論題辭

余昔治古今音韻、弟子蘄黃侃最能通其理、歛吳承仕亦嘗審漢魏南朝舊音、然皆能調之口舌、非徒以豪素傳者、衡陽馬宗霍後及吾門、以音韻教于學官、嘗有所滯、則趨走以問、余曰、顧江戴錢段孔巖七家理古音備矣、雖然、求古音者、必先明今韻、今韻者、則廣韻是、不明廣韻、無以知聲音之畔界、而治古音將有所惑、自顧江二君以古韻正今韻、其聲勢有異者、必以反語明之、使可宣於唇吻、顧綱紀未是也、戴氏始以影母之字標韻、合平入凡二十五、錢氏始明古音無舌上輕唇、然後條理整姪、隱秘畢宣、雖起古人於丘冢、與之對語、可也、余次加以討論、則知娘日二紐古皆歸泥、視錢氏稍密、又以爲之哈一類、以哈爲準、哈者縱口聲勢也、故以埃表之、支佳一類、以支爲準、支者橫口聲勢也、故以炷廣韻烏攝切表之、脂微齊皆

灰一類以微灰為準。微灰者闔口聲勢也。故以焯廣韻於非切表之。祭泰夫廢曷末月豁薛一類。

以泰夫曷末豁為準。泰夫曷末豁者張口聲勢也。故以遏表之。去聲則戴君以講表之。講此如去聲呼亞之開口。大抵此

類聲勢正如今之麻韻而麻韻古正同。次廣韻麻與韻戈雖分。然亦不作是音。今金陵呼麻韻最合。然後昔人所疑有其具無其聲者。發之唇

吻較然有別。對轉蒸青諄寒而無所闕。青古韻如今先仙韻其他各部稍與戴君出入。大齊不甚異。大

凡以影母標韻者二十三。以是揆度方言與古音合者所在而有。其匡戾者可以削之。繩外

是故汀贛間呼猪如都。以知歸端。此合於古紐者也。呼州作丁流切。則非古紐也。通語呼爾

如禰。俗作你以日歸泥。此合于古紐者也。呼泥如尼。則失古紐者也。通語呼大如柁之長音。燕

薊間呼自如詐之平聲。俗作咱浙東呼泰夫諸韻悉如麻韻之去聲。此皆張口呼之。合於古韻

者也。若夫呼畫如話。則非古韻也。衡嶺間呼子如宰。以之韻縱口呼之。此合於古韻者也。若

夫呼帝如戴。呼弟如待。則甚失古音者也。是故不置權衡。不可以辨輕重。不陳繩墨。不可以

知曲直。妄者乃以今音特殊者悉為古音。此誣之甚者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求方域殊語。乃

知其合者半。不合者半也。余又語之曰。昔人以反語起孫叔然。今觀服應二君注漢書。悉有

反語。尚在孫叔然前。明漢末明是已久。不然。王肅與孫素有異同。安得承其反語之術也。昔

人以廣韻所注同用獨用起許敬宗。余疑為宋初所定。不然。張說李白之詩以東江同用。清

青同用。何以與是異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檢漢書舊訓。著反語者。尙有文穎蘇林。文在孫前。蘇亦與孫同時者也。又檢唐人詩歌起貞觀訖大歷。脂微同用。東冬鍾同用。寒桓先仙同用者。往往而是。其有意效古者不與焉。乃知敬宗所定大氏仍依齊梁成式。而非今廣韻所注也。由是廣略韻書。次及等韻門法諸家。通其思理。別其躋非。成音學通論九篇四十四章。蓋古今韻紐之流變。略具是矣。其以教授諸生。不必具用。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旣成屬余爲題辭。夫古音者。其人與骨俱朽矣。不能招之與晤言也。今音者。陸法言孫愐之書韻紐畢備。于今方域殊言。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勞心于是何爲哉。不明古音。則文字形聲不可知。而于聲類假借多惑。則訓詁無以理。不明今音。則韻部聲紐不能得其都數。于北方之無入聲。閩粵滇黔之無撮口者。皆以爲音埋本然。且或以誣古矣。是故審音者將以有所施也。雖然。今之人固不欲求古訓。淺者且取異域侏離之語以求古音。前者廢棄以自荒。後者傳會以滋謬。學校雖以音韻列科。徒文具耳。然則宗霍爲是。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乃爲序而歸之。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章炳麟。

今字解剖題詞

小學至清而盛。亦至清而衰。桂段嚴王諸公。勅志許書。眇達神指。由形體以洞聲義。自是故

訓可通、經記可說、流澤被于學者廣矣。故曰盛清廷自爲康熙字典、編次者多鄙生白徒、分部舛戾、點畫乖繆、而學官弟子多宗之。故曰衰世之學者、不逮學官弟子之衆、雖盛猶不足以償衰也。明時書稽察之字曰察、至清譌爲查、書鳥卵之字曰彈、至清譌爲蜃、書圓石平地之字曰輓、至清譌爲滾、以大校論、清世小學之衰、有逾於明世者矣。繆誤之起、誠有多端、要之必以字典爲大宗焉。嘉慶時有王錫侯者、私作字貫、以不承用字典誅、自是雖研精小學之士、欲以古義糾正字典、觸於刑綱、亡柰之何。大儒如高郵王氏、有所獻替、亦爲律令所格、不能成書、徒作考證一編、猶以粉黛刻畫嫫母、無以弇其質已。余同舍生王純甫、事德清俞先生最後、比遭世變、而純甫亦頌白矣。數以文字教授諸生、常苦篆隸殊形、諸弟子莫能窺其原本、喟然曰、凡事矯枉過正、難爲力、因勢利導、易爲功、與其力崇小篆、斥今隸之非、不如旁揖今隸、躋小篆之末、因是作今字解剖十三篇、其言形者六、言音義者七、亦不得已而爲之者已。按前世玉篇類篇、皆以今隸爲本、而分部與說文無大殊絕、蓋沿流以得原、數莖以尋本、雖今隸固可通於小篆、清初諸鄙生不知、始強以今隸自爲區處、過在其人、不在今隸。純甫之作、蓋亦窺顧馬二公之意者也。鼓篋之士、得其書讀之、豪素閒亦可以無大過矣。抑今世之所患者、非字典俗書而已、穿鑿之徒、皮傳彛器、隨情定字、夫其游談不根、蓋有過於

安石字說者、重以龜書刻骨、真僞難知、而妄者乃欲以傾奪繩斯、彼其滅裂故書、寧獨如字典而止乎、純用誠有意六書、於此亦宜加之意也、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章炳麟。

廬山志題辭

余友吳宗慈、講林爲廬山志十二卷、義寧陳翁序之、舉目錄詳矣、復求序於余、余曰、內則棲逸民、外則容桑門者、古之廬山也、以巖穴處黜僧、以灌莽起華屋者、今之廬山也、中國名山數十、自五嶽及終南、青城、點、蒼、峨眉、近道有黃山、括蒼、其地或僻左、或當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獨廬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窺、其變遷乃如是、固地勢然也、雖然、自今而往、山日槎、市日廓、欲隱於其地者、非高賞則不能已、人之情、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自竄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歟、講林負俗之士也、曩以議員走南北、幾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後未嘗爲不義屈、常居是山、期與昏狂相遠、其自重若斯之篤也、所爲志、窄藪去華、於昔之勝迹、今之變故、詳矣、山政一卷、尤質實、足以備故事、其情之遯、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廬山、必與講林所期者稍遠矣、吾知乃天之鼓物、果不與聖人同憂樂也、題其嵩云爾、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臺灣通史題辭

偉哉、鄭延平之啓臺灣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國、而抗強胡百萬之衆、至於今、遂爲海中奧區焉。余昔者聞其風烈、以爲必有遺民舊德在也。直富有粟、舉兵、余與其人、多往復、爲有司所牽、遂而至臺灣。臺灣隸日本已七年矣、猶以鄭氏舊事、不敢外視之。逾十年、漢土光復、又十四年、遺民連雅堂、以所作臺灣通史見示、臺灣故國也。其於中國、視朝鮮安南爲親、志其事者、不視以郡縣、而視以封建之國、故署曰通史。蓋華陽國志之例也。鄭氏多武功、政治闊略、清人得之、從事亦尙簡、故所言不能如華陽國志詳備。若其山川、邑落、物產、謠俗之變、則往往具矣。然非作者之志也。作者之志、蓋以爲道土訓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臺灣在明時、無過海中一浮島、日本荷蘭更相奪攘、亦但羈縻不絕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鄭氏受封、開府其地、子遺士女、輻湊於赤嵌、銳師精甲、環列而守、爲恢復中原根本。然後屹然成巨鎮焉。鄭氏繫於明、明繫於中國、則臺灣者實中國所建置。其後屬清、屬日本、視之若等夷。臺灣無德於清、而漢族不可忘也。余始至臺灣、求所謂遺民舊德者、千萬不可得一二。今觀雅堂之有作也、遮幾遇其人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者、鄭氏也。後之豪傑、今不可知。雖然、披荆棘、立城邑、於三百年之上、使後世猶能興起而誦說之者、其烈蓋可忽乎哉。雅堂之書、亦於是爲臺灣重也。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章炳麟。

最近之五十年序

上海諸日報申報最久。萌芽于河北流寇之滅。下暨民國。更秉國者五。積算得五十年。以五十年變遷之迹。各爲區日。屬諸文學之士論之。排纂既畢。以所論復于予。人事之遷嬗。其猶天之有晏陰耶。人日處於晏陰之中。至于老者而不能紀其數。曩者州縣旬爲一牒。亦未嘗排纂焉。故盡國中之士。問以平生所更晏陰幾何。則不能讎也。又乃况于據今之所更者。以推無窮之變乎哉。人事日夜之積。不翅于晏陰。而枝條又多。晏陰之不能數。則人事愈可知。已日報者。雖小道也。日以所聞于人事者。謁之于百姓。比日而觀之。則可以知政俗消長。積日而分部之。則可爲之區目。以備衆甫。其益于人亦閎矣。如是猶以爲未厭也。又使人以其所知。分科以究其趣。由五十年之所更者。則無窮之變。可以辜較而知也。予雖無以贊之。固所願聞也。自今以觀光復之始。其事已稍微矣。又因以觀湘淮諸雄與海外獨逸日本數才傑者用事之世。則又有微焉者矣。此其犖然甚大。藏于胸中者。而猶若是。若後之未著者何。後不可知也。今與昔之不忘。則若可以得後之倪已。雖然。無窮之變。其果可以若是推邪。自有書契以訖于茲。其爲五十年者。不知其幾也。其變之亟。略無有過于今者。以今之五十年。中解之。後之變者。又轉亟于前。持論之士。無慮數十人。非徒隨之。且有造之者矣。當其造也。

不知其奚以造也。變既成矣，已處于變之中，而又愜然不知所如往，坐而議之，若執符契，然少選可於畜焉，不自得者，此其故何也。以其變不勝推也。吾惡知夫後之五十年者，其變不轉亟於今，其造變者不乃動于幾而不自知耶。後之五十年之不能任，若問無窮焉，其焉能任之。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惟聖人乎。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民國十一年季春章炳麟。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自亡清義和團之變，而革命黨始興。至武昌倡義，凡十一年。自武昌倡義，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狀紛拏，未嘗有信史。故舊或勸余爲之，余猶豫未下筆。蓋身不與其事者，非密問則不敢言，身與其事者，所見乾沒忤戾之事亦多矣。書其美不隱其惡，或不足以爲同志光寵，是以默而息也。南海馮自由與同盟會最久，又嘗爲稽勳局長，以其所見，又徧訪故舊，而作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雖未周悉，然阿私之見少矣。其以開國前名者，以爲情有誠僞，事有輕重。事後之所爲者，不得與事前比。且將以前之艱難曉示後進，使無敢侮者，舊擅興作也。夫天下神器也，有異族逼處于此幾三百年，猝然欲還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勝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與實行，其功相衡，其人亦衆多，莫適爲主。當提倡時，小小舉兵固有焉，而皆

襲其邊垂，事不久長。及夫據形勢，擣中堅，往往實行者自爲之，謂不在提倡者度中，誠不可。若乃起某時，攻某地，發令而告，刻日而會，則非提倡者所能與也。且事常有素所輕忽，或異同錯雜其間，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慮所不及也。光復會比于同盟會，其名則隱，然安慶一變，震動全國，立懦夫之志，而啓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爲之也。孫黃在同盟會，所見頗異，時多謂黃迂闊不足應變，然廣州之役，震動侔于安慶，而爲武昌事先驅，則黃興、趙聲爲之也。譚人鳳、宋教仁素親黃興，廣州之役，則二子以爲輕舉，黃興亦不肯聽其言，然還入中原，引江上之變，而合武昌之羣黨，未半歲遂以集事，則譚人鳳、宋教仁爲之也。共進會出同盟會後，黃興在日本東京，聞之不怡，與其首領焦達峯爭辯，焦亦抗論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黃興所不與知也。譚宋雖和會其人，乃謂舉兵當俟三年後，及決策奮起，後引湘中，而前舉漢上，豪帥制兵，齊勢並舉，則焦達峯爲之，而自孫武以下，率兼入共進會者也。自徐錫麟死，光復會未有達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員耳，而能復振其業，返歸滬海，與湘軍東伐者相結，江南製造局之役，事敗氣燄，乃以數百人宵突其門而舉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則李燮和爲之也。徐錫麟、趙聲最先死，達峯事成亦遽死，教仁與人鳳又次第死，而燮和乃陷入帝制，爲世詬病，故自民國九年以後，知當時實事者已少，夸誕之士，乃欲一切籠爲己有，亦曷

足怪乎、且革命者、非常之事、固志士仁人之所慎也、開國以還、惟蔡鏗起抗帝制、有恢復功、其餘或事易不足數、或其始頗循名義、而終自負其言、操之太蹙、則于國家人民禍福未可知也、自由之爲此、蓋痛生民之無告、念亂流之不已、謂其本皆由不窺前事致之、亦可謂發憤有作者矣、余于開國前後諸大事、聞其謀與其役者頗衆、雖不敢謂有功、自視亦庶幾無疚、獨民國二年、以宋教仁之死、同志發憤與中央政府、余亦頗與焉、稽之大法、蓋不可以爲至當矣、顧其時清故恭親王潛謀復辟、因緣張勳與南方人士相聞、同志不深觀其利病、欲因勢就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與宗社黨同污、所謂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猶可以自慊者也、綜觀開國以來十餘年中、贊帝制、背民國、延外患、參賄選、及諸倍義賣友之事、革命黨之不肖者皆優爲之、獨復辟事不與、則事前訓練之功猶不可沒、此余所願舉以告天下者也、民國十有七年七月、章炳麟序。

癸亥政變紀略序

民國興十有二年、爲總統者、若真若僞、凡五、其一以憂悖死、其二被逼以去、項城自作不靖、西南致討、而大命蹙、固無薈焉、徐氏起不以正、悖而得之、悖而失之、亦宜、獨黃陂首義武昌、行事順、則兩居極位、未嘗有所陵犯于人、亦兩被逐、古所謂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乃若是其無驗耶。承平者尙文。處亂者任武。無中堅爪牙之力。而偃居于驕將亂卒之上。雖唐堯不能終日安也。當北賊黜其大酋徐世昌也。余聞黃陂將再起。從上海密致二書。說以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變。言不見從。固知其敗也。黃陂既就職。又告以西南數省。不稟號令。猶孫劉在建安。然其實則外援也。慎毋日言統一。以召自侮。斯言雖見聽。僅支一年。而終不可療矣。信乎。部曲既散。則不可以爲亂世之元也。雖然。西南亦不能無過焉。當黃陂退處上海。其地猶彈丸。雖置政府。非有東晉南宋之勢。然密受成言。期于致果者。猶有數部。是故置政府者。非有規利。其實爲西南分憂。西南諸省。獨雲南最遠。始聞政變。不能無疑沮。及爲之釋言。交以信使。則豁然無異辭。其他多爲矯虔者所制。議論噂沓。不肯決策。政府亦卒不就。由是強賊恣睢。無所憚。而西南被其兵。全蜀淪陷。其餘皆繫黜不能自保。一言之間。至于喪其邦。斯誰之咎歟。謀國大事也。異于家人生產。然今人多易言之。黃陂既不戒于前。而西南又輕脫少算。以自取禍。若是者。人謀之不善也。非天道也。國會議員雲南劉楚湘。爲癸亥政變紀略。蓋道其實也。

墨子大取釋義序

遊心於豎白同異。以勝人爲極者。名家之志也。名家無執守。墨氏以尊天尙同兼愛貴儉敬。

鬼爲務。則既有其執守矣。所爲辯者。將以成吾之旨。而使人不能破。非汎以唇舌雄者也。治經訓者。必通六書。步天官者。必知九數。爲墨道者。必取名理。六書九數。名理爲利器。取之者。乃以利器爲用。其分職不同。余懷是亦久矣。近得鄧人張子晉。大取釋義。其言曰。大取以學說爲主。而論理爲制斷者。小取及經說上下。以論理爲主。而學說爲左證者。是言出。使墨與別墨爲二。爲其學者。乃有所歸宿矣。釋義爲辭不繁。不輕剗定文字。然皆挈然有當於心。是治墨學者之秀也。余以是深察墨氏用心。知其利病。則有所質於子晉者。墨子戀利並舉。不直以衷心煦然爲能事。必將多爲法藝。以左右民。異乎小儒無具者也。愛人之心無窮。而天地物產有極。則不足以共其求。是故以貴儉爲輔。苟卿譏其汲汲爲天下憂不足者是也。憂不足。愈甚其懲盜之心。亦愈亟。故小取言殺盜非殺人。則幾以去蕪稗除蝗螟相擬矣。今夫殺人者。使人失其生也。折傷人者。至於敗陰陽廢手足。使人失其體也。略人者。誘人者。使人失其權也。使人失其親也。使人盡失其所有也。盜者。使人偏失其所有也。以若相校。是盜於四累最居下。末代之法。盜或與殺人者同辟。滅齊乃與傷人致死等。猶在折傷人略人誘人上。是重視人之所有。而輕視人之體與權與親。於其所有者。又重視其偏失。而輕視其盡失也。故余以爲刑法者。草昧之世。蚩尤九黎之徒所制。所知不過財幣器用。以其他爲微末。且

交相盜取，則捕戮他盜亦至嚴。至今萬國循其繩尺焉。猶以保衛公安自文，公安在乎其惟。鄧通石崇之倫據之也。墨子特自揭以兼愛，顧猶以殺盜爲躓。其牽於世俗之法耶。將過憂不足之心掣之也。大取稱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子晉以殺盜爲不得已，所謂害之中取小者，則無倍於兼愛之義。夫知其不得已而不知其可已，則猶憂不足之心掣之也。爲甲憂不足而不爲乙憂不足，則於兼愛利之道猶相伐也。將墨子所謂盜者，非局於劫奪之事耶。按唐律，殺人者，強盜取財者，略人誘人者，皆在賊盜律。獨傷人乃在鬥訟律中。古者或以四累，通謂之盜，其可也。在四累者皆可殺，則猶重視財之過也。願子晉教我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章炳麟序。

附考

唐律諸謀殺人者，已殺者斬。諸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諸鬥若刃傷及折人肋，眇其兩目，墮人胎，徒二年。諸鬥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即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致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絞。爲部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按略人略賣人，語見漢書，甚衆，當是漢律舊文。春秋左傳集解，不以道取爲略，正義引今律略者，聲借耳。律疏乃以方略爲說，明律因之，經矣。和誘者，各減一等。諸強盜持仗者，雖不

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

按此治強盜律與鬥毆殺人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等而校爲部曲者及折傷人誘人者爲重。

明清律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凡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故殺者斬。凡鬥毆折人肋眇人兩目墮人胎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體及瞎人一目者杖一百徒三年。瞎人兩目折人兩肢損人兩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人舌及毀敗人陰陽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爲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和同相誘及相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凡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按此治強盜律謀殺人故殺人等校鬥毆殺人折傷人略人誘人皆重治略人略賣人律無至死者則校唐律又輕。

清末民國律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傷害人致死或篤疾者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致廢疾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略誘人者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和誘人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意圖營利略誘人者按此即略賣人處無期徒刑。

或二等有以上有期徒刑。和誘者處二等至三等有期徒刑。被略誘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

者非離婚後其告訴爲無效。按被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容本是淫奔。然淫奔自當列入販

賣亦不關淫奔也。若被略誘人與犯人爲婚姻。非強暴脅迫。何以致此。此與強姦及強占良

人妾女爲妻妾者同實。蓋律特減略人爲妻妾者爲徒三年罪。已爲乖謬。律竟言非離婚

告訴無效。是眞 強盜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強盜侵入現有人居住或看守之第宅

建築物礦坑船艦內者及結夥三人以上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有以上有期徒刑。強盜結

夥三人以上在途行劫者及在海洋行劫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

按此治強盜律甲條與折傷人等乙條則與傷人致死等丙條竟與殺人等矣。其略誘人

者唯意圖營利罪與此乙條等尙輕於丙條而尋常略誘和誘及意圖營利而和誘者罪

皆輕於乙丙兩條且諸略誘人者亦多結夥至三人以上何不別爲之條而加之等耶。若

云強盜擾害公安特甚略誘人者之擾害公安何減於強盜耶。至意圖營利略誘之後又

輸送於國外者今律雖有死刑然與國權國性有關非國內國人自相侵犯之比例故今

不與強盜罪相校。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老子以內聖外王之道自持得其政治之術者莫若韓非其後微言漸絕其緒餘猶足以爲

天下漢孝文皇帝所行是也。次及王輔嗣輩。始以玄言號召天下。晉治以衰。蓋老子尙樸。而玄言之徒貴華。其根株不同。故其藏於心術以發於事業者。其治亂不同。亦如此。余三四十歲時。紬解老喻老之文。稍得指要。其論議散在諸篇。今年夏濬縣孫至誠思昉來。及吾門。以所著老子政治思想概論求正。思昉固嘗讀吾書者。故議論亦頗相似。與蘇文定吳文正異流。要之於老子亦得其一耑者也。余嘗謂老子如大醫。徧列方齊。寒熱攻守雜陳而不相害。用之者則因其材性。與其時之所宜。終不能盡取也。其言有甚近民治者。又有傾於君主獨裁者。觀韓非揚權篇。義亦如是。是所謂徧列方齊。任人用之者也。漢世傳其術者甚衆。陳平得之爲陰謀。蓋公得之爲清靜。汲黯得之爲卓行。司馬遷父子得之爲直筆。數子者材性不同。而各以成其用。與夫墨氏之徒。沾沾守一隅之術者異矣。夫民治之與獨裁。其道相反。獨孝文能兼用之。處承平之世。獨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遠西諸國可也。若夫姦人成朋。貴族陵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賊其民庶。非有老子韓非之術者。固無以應之。蓋孝文爲能得其一。後之曉此者寡矣。今國家之亂。甚於春秋七國之間。思昉誠有意爲國。於此得無深思之乎。余耄矣。無以佐百姓。願來者之能任是也。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章炳麟序。

朋黨之勢成，則賢愚之實亂。唐宋明之季是也。獨漢末黨錮成於上，清議不失於下。蓋郭林宗許子將品目人物之功，今之所謂朋黨者，又去唐宋明絕遠。其人固以貴族自居，與昔之清流異撰矣。南昌邵潭秋痛之，則始搜集前世閱人之法，爲中國觀人論十四章。蓋依劉氏人物志而廣其義，以是施於今世。猶雲門九韶不可入於里耳，要以格量賢愚，分辨玉石，非是莫由也。雖然，前代稱知人者，唯林宗爲平恕，其末或失之媼。子將與文休不協，排擯不齒，使其人幾於淪廢，斯不能無愛憎之見者。人物志確然成理，惜其未施行也。平恕而不媼，又不隨於愛憎者，唯堯與文王行之。堯之於舜，岳牧咸薦，識其仁孝，猶歷試諸艱，不以驟進。及文王以九徵觀人，其道益精。晚世人主，旣不能行堯文王之術，於是始任吏部。後有廷推，今之議會可決，即廷推之意也。以人主與吏部一人之力，不能精鑒，故廣之於廷推。旣有廷推，則不得不分朋黨。朋黨旣成，而賢愚之實復亂，是故得其道，一人可以辨賢愚，失其道，雖聚千百人議之，猶無益也。且任之一人，則有賄賂之弊。今任之衆人，而賄賂亦如故。一人受賄，持法者猶得治之，衆受賄則不可盡治。所以成官邪者，又莫此爲甚焉。潭秋之爲書，其將有見於是者也。潭秋，南昌人也。聞其鄉里耆舊徐孺子之言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潭秋雖有所論著，其將卷而懷之乎？抑猶棲棲然爲林宗之所爲也。民國二十年九

月章炳麟

周易解題辭

余少嘗徧治諸經，獨不敢言易。嘗取乾坤二卦以明心體，次乃觀治亂之所由興與憂患者共之而已。君明仲翔之多端，康成之專固，余不敢知之也。季長慈明庶幾洒然有當于心，然亦不欲極其義也。故人沈懋民以其先人竹初先生周易易解來，且云：先生故善形法家言，所至必觀其山川條列，著書爲葬師宗，其治周易蓋聚諸家說解至二千種，凡所采擇，上極漢師而下兼綜宋世先天之術，余謂自言漢易者觀之，必曰京虞是陳邵非也。雖然等之多端，亦何足以相非笑哉。而余終不敢知也。形法之說，自山海經以來，變遷亦多矣。先生既專志于是，其于周易宜有所會通者。易道大矣，誠無所不具，顧余嘗取八卦方位觀之，知古之布卦者，以是略識中國疆理而已。中國于大地處東北，而北不暨寒帶，北極乃正直其西北，故以處乾。求地中者當赤道，下于馬來則稍西，乃正直中國西南，故以處坤。北限瀚海，故以處坎。南限日南，故以處離。當坤之衝爲山脈所盡，而長白諸山猶屹然焉，故以東北處艮。東南濱海，不得大山以遮之，故多烈風，而颶風自臺灣海峽來，故以東南處巽。澤萬物者莫沛于江河之源，故以西方處兌。動萬物者莫烈于海中火山，故以東方處震。八卦成列，義如此。

其精也。爲先天之圖者，離東坎西，猶有說。及以南處乾，以北處坤，則于方位大舛矣。彼徒以陰陽相配，不知庖犧之作八卦，嘗觀地之宜也。唐人作疑龍撼龍諸經，以識形法，其人蓋嘗巡見山川者。然于江河嶺外猶相及，自蜀以西南，自燕薊以東北，則不能至焉。括囊大體，孰有如易之至者乎？余不獲識先生，無由知其觀覽所極。逝者不可作已，颺民固善繼其術者，其不以余言爲漚漫否乎？于是以題其帙也。民國二十年八月章炳麟。

傷寒輯義按序

武進惲鐵樵少知棊道文學，壯而治醫方，尤長於中風五水。晚見醫術之儉，窮治傷寒論數歲，取日本丹波元簡輯義爲之後按，辯論剝切，要於人人易知，屬序於余。是時中西醫師方以其術相傾，而鐵樵固欲爲中醫立極者也。乃序之曰：自素問靈樞說藏府經脈之狀，於今多不驗。訐者遂謂中土無醫，余聞之莊生。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夫醫者以愈病爲職，不貴其明於理，而貴其施於事也；不貴其言有物，而貴其治有效也。治苟有效，無異於得魚兔。安問其荃與蹄爲？今有劇病，中外國工所不療，而鈴醫不識文字者能起之，人亦不能薄鈴醫也。况過於是者哉！且前世醫經猥衆，漢志錄黃帝內經而外，又有扁鵲白氏二家，益以旁篇二十五卷，而黃帝復有外經，是數者仲景宜見之。按以五

情歸五藏、又以魂魄神志屬之者、素問之恆論也、然又言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神將奪矣、此爲自相舛駁、而與說文思字从囟、遠西以神識屬腦者相應、夫以一家之言、猶有同異、况於餘家旁篇、仲景雖言撰用素問九卷、然諸藏府經脈之狀、仲景不明言、安知其必與素問九卷同也、雖然、前世論生理、雖有岐異、必不若近世遠西之精也、治錮病者、不素習遠西新術、病所不定、誅伐無過、不可以言大巧、金匱要略方雖在、不中要害者、猶什二已、若夫傷寒卒病、略校脈證、則病所易知、然其因循之害、誤治之變、乃危於錮病遠甚、微汗小下、而疾不去、劫之以冰、而變愈多、遷延始愈、則曰病衰待時也、變劇至斃、則曰熱甚宜死也、以校仲景、高天下澤、不足以爲優劣之比、是故他書或有廢興、傷寒論者、無時焉可廢者也、觀其綱領病狀、包五種傷寒、正治權變、救逆之術、靡有不備、違之分秒、則失以千里、故曰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宜奉其文、以爲金科玉條、舉而措之、無不應者、固無以注釋爲也、顧自宋金以下、六經有一日一傳之說、太陽病有三方鼎立之論、拘文則以太陽爲旁光、妄稱傳足不傳手、則以少陰爲腎、方喻之徒、又以己意變亂、其後張錫駒、陳念祖、雖少慎、而更以五運六氣、相皮傳、瑾瑜匿瑕、川澤納汗、使人違之不能、從之不可、爲後按者、但以簡前注之誤、使大論還於純白、斯止矣、傷寒論諸本有注者、以成氏爲最先、然於文義、或多疏略、而東土訓詁、獨詳

故鐵樵依丹波輯義爲本。次下已意。以爲後按。其取材博。其持論審。於近世爲希有。以大論文辭奧雅。方術亦奇正相變。闕疑者猶百之一三。要其大指不合者鮮矣。雖然。醫者以愈病爲職者也。由博而返約。推十以合一者。又精義之事也。吾願世之治傷寒論者。不斲於爲博士。而斲於爲鈴醫。大義既憐。次當諳誦論文。反覆不厭。久之。旁皇周浹。漸於胸次。每遇一病。不煩窮思。而用之自合。治效苟著。雖樵采於山澤。賣藥於市閭。其道自尊。然則漁父可以傲上聖。漉鹽之氓。可以抗大儒矣。豈在中西辯論之間也。戊辰仲秋。章炳麟序。

日知錄校記序

昔時讀日知錄。怪顧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稱明與前代無異。疑爲後人改竄。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亦以爲乾隆抽毀也。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傳本無異。則疑顧君真蹟已然。結轡不怡者久之。去歲聞友人張繼得亡清雍正時寫本。其缺不書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纏纏千餘言。其書明則曰本朝。涉明諱者則用之字。信其爲顧君真本。曩之所疑。于是泐然凍解也。顧其書丹黃雜施。不可攝影。以示學者。今歲春。余弟子黃侃因爲校記一通。凡今本所缺者具錄於記。一句一字皆著焉。其功信勤矣。頗怪次耕爲顧君與徐昭法門下高材。造鄴受命。宜與恆衆異。乃反剗定師書。令面目不可盡覩。何負其師之劇耶。蓋亦懲於

史禍有屈志而爲之者也。今校記既就，人人可檢讀以窺其真。顧君千秋之志，得以無恨而侃之功，亦庶幾與先哲並著歟。于時戎禍紛拏，倭爲溥儀蹂熱河之歲也。章炳麟序。

天放樓文言序

余壯歲與吳江金松岑交，論文則規萑周秦，而松岑風議感槩，文在季漢三國間，遭離患難垂三十年，余文辭數變，松岑亦老，不屑意當世。民國十五年冬，以其文幾百首稱天放樓文，言者示且屬爲之題辭，視之匪色益壯，氣體又下兼南北，暨于隋唐，視壯年所爲亦少變矣。乃爲序曰：自明茅順甫采唐宋八家爲文章藝極，其後歸方姚，揮取之雖才力有異，其所蘊稟一也。及其弊則專取格勢，有名言無情實。明季陳夏已漸異趣，始規摹洛京，顧辭采稍縹，寡淵古之氣。近代汪李爲之，加以節制，高者往往似晉宋，而文章奇偶之爭亦自此起。余謂韓柳與宋六家固異，夫其含元氣入無間，天實縱之，乃若積勢造辭，則近自燕許來，退之碑銘效後漢石刻，轉益瑰怒，子厚亦多爲儷體，非若晚世分北之嚴也。與韓柳先後者，有若李華、獨孤及呂溫、劉禹錫、皇甫湜之屬，大體多相似。今獨舉韓柳二家，則不足盡其原也。宋世效韓氏爲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二家已不類。是時蘇子美、高材而黜，獨爲屈奇，而尹師魯、近愨、劉原父、涓選至嚴，義盡則辭止。近世戴東原頗方物焉，最醇者乃莫

如司馬公此宋蘇尹劉司馬五家者能事異歐陽其差第亦相若今悉不取獨取曾王蘇與歐陽爲六又不足以盡其變也宋時儷語豐杼肉稱而幾於諧矣觀六家之文兩制用儷語者勿論然常文或時不檢亦以是糝入焉此尙不足與宋莒公頡頑况晉宋之翔雅者乎由是言之苟醇矣奇偶皆古之流可也苟駿矣奇偶皆俗之變可也文章之多術猶味之廣樂之繁各專其美而不以相易其可以一揣盡諸松岑之爲文蓋抗志于古之作者矣然其意氣駿發常恐局促跬步之間欲必恢之以盡其才故節制不能如汪李視陳夏則駸駸過之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文之久而變者亦易道然也雖然文者所以宣其質也苟內屢空而美于外美之將焉用昔梅伯言習于姚氏顧謂世祿之文徒能不失律度有豪傑之文者則恢張王霸是也夫姚氏則世祿矣所謂豪傑者伯言不鑿指而其文或爲方姚所訶若唐杜牧之近世易堂九子猶近觀松岑讀五代史諸首極論前事以刳今茲之弊明若燿火效若著龜豈所謂豪傑之文者耶于是宜觀其質也民國十六年二月章炳麟序

治平吟草序

詩以道性情六義衰性情之間始有有僞飾者然唐以上猶少是隱遯則有長往之辭軍旅則有不可犯之色榮辱得失亦各如其所遇以形於言雖乾沒如宋之間輩亦舉念不忘富

貴而已。自宋以後，詩與性情離，怙權而稱恬退。馮生而言任達，得意恣欲而爲牢愁之聲。雖有名章曼辭，爲世所稱道者，欲依詠以觀其志，則不能已。騰衝李學詩，希白清時以從軍積官至副將，與滇軍光復之役，自爾出牂牁，下駱越，更戎事幾十年，晚而退居蘇州。其從弟即李根源，印泉也。當是時，國家多故，而希白亦幾老。兄弟偕隱，希白時爲歌詩以抒其意。逮印泉母歿，廬居山中，希白以好山水從之。居二年中，積詩幾二百首，題曰治平吟草。治平者，其所寓山中佛寺也。始余與希白遇於蘇州，未知其能詩。及觀吟草，灑然有風人之思。其功力亦副之。意其少時必素習詩者，恨篇什不多見，獨其近作存耳。世言介胃之詩，貴在安閑，不欲其過蒙。蒙即近猶。余以爲不然。如曹公劉越石所作，豈以曠爲患哉。希白處吳下久，見其山水佚麗，而士女溫恭，誠不能數作豪語。然其傷往古，悼逝者，感慨之氣，猶時見聲律間。斯正性情之真也。晚世夸誣之子，好爲異言，以街談巷語爲詩，謂之清真。然觀其人，則汲汲爲貨利者，而詩中隱誨如故，匿其性情，則言已飾僞矣。焉論其辭之文質也。因序希白詩，縱言及之。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餘，杭章炳麟序。

游廬山詩序

蘄黃侃以往教江西之際，登廬山，爲古今體詩三十七首，都爲一集，歸而因驛致于余。廬山

天地之壯觀、非緜歲不能窮其奧、侃以往教十日之頃、偶然望之、爲已略矣、雖然、世之道、廬山者、率以遠人賃居之地爲根、佗直附贅耳、名曰記廬山、其實記牯牛一嶺也、侃所觀者、乃在山川之勝、往史之迹、于賃地略一道、蓋輦而語之、非有流連荒亡之樂、斯所以異于俗士也、天地之有奧區、固不可終闕、然山林之與市朝、其情必有分矣、余家瀕杭之西湖、少時游此、其廬里不飾、其器服不雕、爲能與山澤稱、比壯觀之道、皆劇驂、朱門崇薨、鱗比乎其間、以于自然之美、斯猶載鶴以軒、被巢父以鞮冕、其不衷亦甚矣、岷然者久之、今以廬山大隱所宅、而爲賈豎據焉、其不衷有甚于西湖者也、雖然、茲山之廣、閱月踰時、而不可以徧省、苟觀其大、則是牯牛嶺者、猶蠱蝨之屯也、亦何足以相滓乎、侃爲詩、素慕謝公、及是篇、什多五言、猶近古、七言或時雜宋人、脣吻獨其所爲、四言上不逮仲宣、而下幾與叔夜、元亮、仇矣、亦足以見其所抱也、因書其首歸之、戊辰六月、章炳麟

璞廬詩序

吳汪東寶旭初從余學、亦好爲詩、民國十年秋、以其兄之子重英詩來、蓋學古而見情性者也、婦人詩、率能爲綺靡、不能爲樸雅、重英好陶靖節詩、所作贈兄七哀、諸篇、彬彬乎質有其文焉、雖文通所擬、子瞻所和、未能過之也、七言近體、猶有閩中隱約之聲、要本之中誠者、不

不能易也。重英適何氏年二十六卒，秀而不實，其家內外皆哀之。昔之賢媛擅文學，致老壽如班昭者，慮不過一二人。重英雖中天，觀其襟度，近代士大夫所不能擬，其遺澤之存於世者，亦可以爲化也。才難不其然乎？

太炎文錄續編卷三目

章氏叢書三編

卷之上

武昌首義紀念宣言

國學會會刊宣言

制言發刊宣言

卷之下

居賓虞先生八十壽序

合肥段公七十壽序

李誠甫先生配易夫人六十偕老序

雷君泉理暨德配葉宜人六十壽序

洪益生六十壽序

桃源饒子六十壽序

陳子勳五十壽序

楊太夫人百歲歌詩序

胡母韓太夫人八十壽序

金母裘太夫人八十壽序

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謝君馬夫人六十壽序

王大家五十壽序

太炎文錄續編卷三上

章氏叢書二



武昌首義紀念宣言

太史公曰。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其于楚漢之際則然也。明起東南。轉戰至薊丘。再傳卒建都焉。地直北而迤于東。少異漢矣。民國之興。自武昌。終乃都明故虛。武昌南國之紀。而形勢爲土中。轉而宅薊。直其東北。陬與漢事差愈遠。由此言之。廢興之端。各以其時。茲謀國者之所怵惕也。當武昌未起也。義夫材勇。散植于四方。謀幾十年。斷脩遺鬻者蓋千百人。而武昌夏口。當中央。陰爲幹柄。卒以鐵道小釁。駢然如霆雷而起。南北從之者十餘省。闕事四月。胡命以傾。大建中夏。不失舊物。所謂合從討伐。軼于三代者。唯是乃當之。誠非漢明所得擬也。隆于仁。短于義者。其附麗士民如易。然其握權不牢。且謂建虜已覆。無所事兵革。未嘗自營湯沐之澤。爲族黨求蔽障也。而因授之北方。四達之地。寇來不遮。曾不再稔。而荆楚爲丘。至于今不復。曩者倡義之士。殺身者有矣。屏于閭巷者有矣。轉從溝壑。妻子無所覆露者有矣。漢之興也。復豐沛之民。世世無所役賦。明之北徙也。則金陵爲留都。以今之武昌方之。蓋不當其豪忽焉。功大如此。而報薄如彼。于是舊勳吳北麟等九人。喟然歎曰。靡

從

興

頂踵以利天下，終于納侮，智者不爲也。利及行道之人，而伐其肺府，仁者不爲也。相與起武，呂首義紀念，冀形之實事，以扶傷撫孤，紀功爲主，然後事不滅沒，而國殤虛厲有所附。其存者免于孳殲，其胤嗣得以長育，比于漢明之道，則未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謀于抱冰堂，旣成言，以書走三千里，告于餘杭章炳麟、炳麟與武昌諸勳一體也。六七年中，欲拯其民于水火者三矣，謀幾成而卒無效，得其書，曰：使首義之績廢隊，至于是者，吾之恥也。斯事也，固將縞素而從之，虞殯而道之，于是宣示大義，以對于天下，以祈甸于國之人，其事列左。

一 設紀念大學

二 設公園置倡義紀念碑

三 設功裔教養所附幼稚園

四 設傷軍養濟院附工廠

五 鑄張文襄銅像

國學會會刊宣言

自清末訖，今三十有餘歲，校官失職，大經數而賊民興，其有秉德樹惇，不失教本者，蓋百不過四五，然猶爲衆所咻，無以流澤於世。姦言朋興，覃及校外，察其利害，或不如絕學，捐書爲

愈。余去歲游宛平，見其儲藏之富，宮牆之美，赫然爲中國冠弁。唯教師亦信有佳者，苦於薰
蕪雜糅，不可討理。惜夫聖智之業而爲斯者資焉，或勸以學會正之，事緒未就，復改轍而南。
深念扶微業，輔絕學之道，誠莫如學會便。其秋蘇州有請講學者，其地蓋范文正顧寧人之
所生產也。今雖學不如古，士大夫猶循禮教，愈於佗俗，及夫博學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見。儻
然歎曰：仁賢之化，何其遠哉！顧念文學微眇，或不足以振民志，宜更求其遠者。昔范公始以
名節厲俗，顧先生亦舉行，已有恥爲士行準。此舉國所宜取法。微獨蘇州，顧沐浴膏澤者莫
蘇州先也。於是範以四經而表以二賢，四經者謂孝經大學儒行喪服，二賢者則范顧二公。
其佗文獻雖無所不說，要以是爲其夔。視夫壹意章句，忽於躬行者，蓋有間矣。講浹月，將還
海上，自恐衰老不能時詣蘇州，又念論述古義，學者或不能得其本，效顧先生讀經會制，以
付與會者主之，其事甚質，而基莫固焉。是於佗州或不能舉，蘇州則有能舉之者也。後數月，
諸子復定名曰國學會，以討論儒術爲主，取讀經會隸之。時有所見，錄爲會刊，嗚呼！斯會也，
其於中國猶大山之壘空而已，尙未得比於五季之睢陽，衰晉之涼州諸子也。持以弘毅，何
遽不可以行遠。凡事有作始甚微，其終甚鉅者，仲尼云：人能弘道，與會諸子，其勉之哉！民國
二十二年一月章炳麟。

制言發刊宣言

今國學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學反對古文傳記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書爲帳簿也。三曰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也。有是三者。禍幾于秦皇焚書矣。其間頗有說老莊理墨辨者。大抵口耳剽竊。不得其本。蓋昔人之治諸子。皆先明羣經史傳。而後爲之。今即異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耶。其次或以筆記小說爲功。此非徧治羣書。及明於近代掌故者。固弗能爲。今之言是者。豈徒於夢谿鄱陽遠不相及。如陸務觀岳倦翁輩。蓋猶未能仿佛其一二也。此則言之未有益。不言未有損也。余自民國二十一年返自舊都。知當世無可爲。講學吳中三年矣。始曰國學會。頃更冠以章氏之號。以地址有異。且所招集與會者。所從來亦不同也。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學會時。余未嘗別作文字。今爲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曾子云。博學而孱守之。博學則吾豈敢孱守。則庶幾與諸子共勉焉。章炳麟。

太炎文錄續編卷三下

章氏叢書二編

居賓虞先生八十壽序

廣濟居覺生少而岐嶷。出身與光復事中。遭喪敗奔竄島嶠之間。勢稍振。又起與權要抗。比
黨兵。又隨衆入議院。有聲吳楚間。太公賓虞先生老矣。雖遭顛沛。而未嘗有戚容。處得沖而
用之。若不盈。民國十年。覺生將以其時爲壽。來告曰。吾父以夏正六月十一日生。今八十歲。
吾母胡亦七十三矣。請所以爲頌禱者。以右觴豆也。余問事狀。即應曰。吾父家故貧。常飯牛。
未嘗廢讀。年十三。直洪秀全兵起。轉徙無恆居。十六而孤。無半菽之食。猶不輟書。清同治初。
洪秀全敗。而張樂行以偏軍蹂江淮。吾前母歿焉。叔父又被略以去。亂既定。廬舍皆盡。自拾
斷甃。親版築。結草而處。藉殘磚。收燼書。日夜誦之。魯未嘗着稿。蓐稼事起。又出灌溉。年二十
八。始補縣學生。以教授養吾大母。年六十。義和團起。東鄉民聚。爇禮拜寺。外人誅求苛甚。知
縣欲加徵給之。使吾父主其事。乃視事產厚薄。稱算以償。外人民賴以安。平生慤恪。無苟心。
比老而形不衰。今猶健步云。吾母年二十一來歸。產子女十三人。督教甚厲。晚歲勤苦無閒。
詰日常先諸婦起。制榦僮御。以相吾父。其較略如此。余曰。有士之行。以爲民紀。可以爲鄉里。

型矣。抑不知覺生所以顯親養志者何如也。覺生起未有言。余曰：白頭之人，恆苦朋輩無幾，自其少時所習識，雖屠沽鬻卒，幸而存者，猶曠之異於恆衆。况太公之少空乏者乎。虜漢變復，吾同志多有功，獲譽於都會及歸，宗族聚處，卒不能無間言。或反以其聞望驕穉，長者亦多矣。故舊交譎，則其親不台，而平居清素之名亦損。昔顏竣費用事，父延年謂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延年豈知妒其子哉。諸矜己者，其遇人多疏嫚。雖父黨且以名勢臨之也。夫出師爲名士顯人，施歸里巷，澹然若無所有，與農圃耦語，不改其素，撰杖奉屨，而內外諸老皆晏如。然後榮名及親，逾於圭組。此其事非甚卓絕，而今人以爲至難矣。膏梁之子，不足以貴也。今太公醇樸如此，而覺生自少觀其法行，且識其少年困頓時事，其意者能以龔讓之行，施於比閭，以虔其親而褒大其德素歟。抑亦將如稠人所爲者歟。覺生勉之矣。遂書此以爲祝。中華民國十年季夏穀旦，餘杭章炳麟太炎甫撰。

合肥段公七十壽序

日本陷熱河之明年，合肥段公年七十矣。三月二十三日，於夏正直公生日，義故欲舉觴爲祝。公謂國家多難，非其時。於是餘杭章炳麟言曰：所爲祝公者，非瑠瑤曼辭以爲諛。顧欲公任其難耳。君子急病而讓夷，公不宜引避。公辭弗獲，乃許。按公平生行事，馳說者慮有異同。

惟與中華民國終始不能異。再造共和之績。夫人所知也。自遼瀋事起。本兵者失計於前。侵尋三稔。塞北半陷。北畿瀕寇。祇以長城爲界。其危如彘。某人所欲僥幸者。恃蘇維埃與日本一戰耳。北方勝。中國幸而瓦全。然亦不能收失地。東方勝。即河朔一切淪於小腆。今之形勢。非若晉宋二代。可以江左延命也。此中智以上所爲危。其與民國終始如公者。固當計及之矣。公於日本。初亦主親善。然不肯蹙地以媚之也。及三省陷。東人覬國者數以好言銛。公力折之。蓋始之不欲恃氣矜以撻人之怒者。鄰交之道也。終之必以正色相遇者。體國之義也。曩關東陷後數月。炳麟在天津。與公從容論事。公嘗恨往者人情不恕。外蒙古已送款。復爲內兵牽制失之。語次愀然。誠令公計不挫。即漠南北皆列巨鎮。足與東三省相扶。就不幸失三省。熱河必不動矣。此公之經略最闕遠者。而今日當爲追痛者也。水之未潰也。一九泥足以障之。及其既潰。日夜負土。礎石猶不過殺其少半。今所望於公者。非遽以盡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長城以內。敵人不得恣意蹂踐。察哈爾綏遠。兵足自固。猶始終爲中國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觀。任其難者。非公當誰屬耶。去歲日本陷熱河時。適與公生日相直。公聞之。歐血病幾不支。今鑽燧已改矣。而公幸伉健。往事紛紜。宜無可追述。後之事猶幸公以全力任之耳。昔郭汾陽有大勛於唐。爲讒夫所搆。廢處里第。清代李肅毅

亦以兵黜罷鎮、蓋優臥賢良寺者三年、及吐蕃犯關、天子幸陝、終賴汾陽拯之、八國聯軍陷京師、亦賴肅毅出與支拄、得以講解、雖厚致歲幣、終無割地之辱、今公之遇、不過如郭李、且其天性弘廓、持重、與汾陽相似、而肅毅又其鄉里先進、素嘗聞其風烈者也、天果不亡中國、雖有猜忍之士、百計整之、終不能抑之不起、炳麟爲中國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辭、古之制也、遂書以爲序、

李誠甫先生配易夫人六十偕老序

沅水至于常德而趣洞庭、漢以南一都會也、余昔讀晉人所爲桃源記、疑宋時所析桃源縣者莽平無岡、不可以避秦、前代武陵郡疆土甚廣、避秦則宜在辰沅以上也、後以事留沅陵、觀其山川深阻、外侮所不能至、以爲言之桃源或隱奧在五谿中、然以地不交會、山寇時發、而清淳之氣亦盡、處之甚不便、沿沅而下、次于常德郭外、日月皓吁、天地闔廡、乃勝于避秦之處遠矣、常德自宋始盛、至清末置商場、聽外人貿易其中、主之者則縣人李誠甫先生也、余未與先生游、今年夏、其嗣祚輝來、乃識先生建置常德商場事、先生爲人信厚、而知世變、少讀書兼習賈、以資雄于其鄉、嘗督修瀕湖八垵、以止泮水、新學始興、羣情纍疑、則以資規、設小學于城東、命祚輝入學爲衆倡、其事爲鄉里所稱、卒以建商場得罪巨室、謝之以去、遂

不復與世事。然其後常德亦竟通商。中外轉轂。百姓以爲利。常德大川茵隩之處也。物用所萃。雖欲闕無由。其上不過百里。而谿谷湍暴。連山相紐。民或至老不相往來。易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避秦者否之謂也。通商者同人之謂也。時變質文。固不可以一端盡。先生處于市垣。獨能與萬物消息。以通其變。非有弦高朱公之識。其何以致是歟。自是而後。祚輝兄弟數人各以學自立。而先生亦漸老。歲七月二十一日。先生滿六十歲。夫人易氏與先生同年生。祚輝等以其時爲壽。徵言于余。直時多故。常德當其衝。百事槍攘。民其或者厭昔之通而欲受之以否。則又不可以一端盡也。人生盈一甲子。更事已多。斯可與通方不窮矣。故因是以稱祝焉。民國十二年月日。餘杭章炳麟序。

雷君泉理暨德配葉宜人六十壽序

昔仲尼欲徙於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然則豈徒九夷哉。雖西羌南蠻猶是也。稽古大禹之所向者。南不逾五嶺。東不過會稽。自是以外。所謂卉服者也。然自堯典已著南交。至周官職方則版圖暨於七閩。意者徒以文德羈縻。不能與九州同貫。及漢始開南越九郡。東訖於閩。交趾九真日南則今之越南也。時已設郡。且刺史治交趾爲九郡。紀綱而閩地裁屬會稽。東部都尉。吳晉之間始置建安。晉安二郡耳。當是時。閩中文化下於交趾數等也。唐之中

越

世常衰治閩、稍啓庠序、則始有舉進士者、而歐陽詹爲其魁、然是時姜公輔挺於日南、以制科高第掌內制、先幾知變、用籌策登爲宰輔、意是時交峰驩愛之士登朝廷居右職者亦多矣、自漢元鼎以至唐之建中貞元、八百有餘歲、而閩之不衡於交也如是、宋之興、交趾雖名附中國、大人世及、不能復以郡縣流官治之、而閩之才士雲起蔚薈、徧於朝野、文學吏事爲前古所未有、池及南渡、閩學乃與關洛競爽、明張詡有言、天旋地轉、浙閩爲天地之中、豈不爽然殊絕矣哉、是時交趾離中國久、永樂朝雖嘗設布政司、幾二十年、亦且開科舉登才俊、不旋踵復棄之、其士人亦未有達者、故自宋氏以來至於今九百餘歲、交之視閩、乃與前世絕相反、觀其盛衰之故、足以愀然使人動容矣、故清優貢生雷君泉理者、閩產也、世著籍南安、而父遠商越南、故能習交人風土、君自少好學、從侯官林紓琴南游、充儒學生員、甚有聲、旣壯、以優行貢國子監、例得州判、以家饒於財、不喜仕宦、直母某太宜人年高、遂不赴選、家居爲鄉里解紛、難振貧病、又以其產設豐城學校、斥宅爲校舍、配葉宜人、治家勤、能爲君相、內外之治、條貫秩然、士習其教、民載其德、六七年矣、民國三年、山寇起閩南、君遽與妻子避之越南、返舊游也、越南自明宣德後、雖自帝、猶繫中國、受冊封、及清末遂與中國絕、而君以芻蕘小冠、愀然舍先世墳墓、遠適異國、永爲賓萌、說者或謂君憤時泰過、自君子觀之、古之

人遭中土失紀、憤而遠游、終以不返者、蓋亦衆矣。君既以越南爲先人所游射、與其士耦俱有舊好、而中土商旅之服賈於是者、君爲其俊雄、故彙被選爲越南南圻福建學校常務委員、及主商會館事、化行徼外、淳澤無既、此雖在交、猶在閩也。德之休明、則越裳貢其白雉、其回適失統、而使搢紳之士不能寧居、以屏於異域、斯乃長國家者之恥、而君何病焉。雖然、閩與交、漢唐時舊兄弟也、交之文化不逮閩也久矣。君既服於周公孔子之道、兼能文章、而又爲其所嚴敬、宜優游教導、輔其乏無、縱未能使復於唐世之盛、庶幾鼓及域內郡縣、此則所以報先德而惠同胤也。昔閩之盛也、非常衰能驟致之也。直唐之微、而中州士大夫之違難者、保於王氏、故其所濡染、至於是也。夫交亦然。漢末崩離、士燮以交趾太守久統其地、則中土賢良從之者、以百數。如許請劉熙、陳徽之倫、雖不久處、其言行風采之足以漸人者、多。是以其民興起、桀然與內郡比隆也。今君之處交、非若許請劉熙、陳徽之暫也。既懷其道、而資又足以將之、非若前者數公之藉於人也。聞君有五子六孫、皆已駸駸能繼其聲、然則膏澤所衍、始於門內、汪於方域、顧行之何如耳。何患其不至乎。君之徙于越南、十五年矣。今歲夏正七月二十一日生六十周、葉宜人亦與君齊齒、邦人之流寓者、欲進爲壽、以祝辭請於余。夫教思無窮、越千百祀而民勿諼者、壽之至也。於是推次前說爲之辭。

洪益生六十壽序

耕稼興而有程品。故九數以方田粟米造端。至均輸數稍噴。商功形亦滋繁矣。然其所道積斛圓函委米依垣諸術。悉依于農。此蓋力田者戶知之也。今語貨殖之子曰。百分而寸。百寸而尺。方三尺一寸六分強者。什而爲一丈。必色然駭之。是雖至易者。猶不省己。然其轉丸置數。出納較如也。未嘗有所失。而稍遠者。固不道。審角度。列方程。愈無以爲也。反是。令善爲算者。持籌以校米鹽。則三反而不決。豈術有細大。不可以轉施歟。將自尊寵其道者歟。獨元時郭太史明徐文定。旣以算術推步。亦能治農田水利。自是以來。明四元理八線者。尤衆。然徒以衍算。不乃施之天官。其試于田疇力作者。吾聞責語矣。未見其人也。鄞之大農洪益生者。八九歲知開方。稍長理代數。幾何其精。亦善楷法。能關弓擊劍。入以爲奇才。通藝之士也。以父兄早亡。承其家業。故絕意進取。置法書弓劍不用。退而劬農。終歲督部曲。勤樹藝。手足爲胝。數年其業大起。猶盡力耕作。不敢息衣。大布食脫粟。車乘驢。用不見其侈。而穀日以登。于古九數。蓋能識其本者。近規郭徐。可謂有師法者矣。旣以良輿稱于鄉里。有河渠道路諸役。必以資倡之。所居地高仰苦旱。自其先世嘗欲爲陂豬水。未果。及君卒就焉。規葺素定。不逆地防。水屬理孫。爲淵。句于矩。旣成。命其陂曰壽封。一方藉以灌溉者。至百萬畝。亦郭徐遺法。

也。然君素讀書，知六藝，以宗族多失學，爲設燉陽學校。燉陽者，洪氏以燉煌丹陽爲望也。其他任卹之事尤衆，有不給，又命其長子友諭佐之。蓋賴以舉火者，內外又數十家。余初識君于友人余雲岫所，聞其家多碑版，卒卒未及問平生學行。旣而雲岫以是告也。夫知數而不任于用，與虛言名理無異也。能以其術自饒，顧遘弗能施，予人猶治算者，知正不知負也。盤數之用，至于澹生成務者，其洪君之謂歟。于是歲陽在上，章陰在敦，牂月在橘，壯二十二日。甲子某，洪君生六十周矣。諸友欲趣爲壽，而屬雲岫徵辭于余。余嘗讀阮氏疇人傳，見算師多喜談天，日夜窺旋機，撫圭表，以察日星之行度，較及秒忽，不損益于歲功，于民事顧遺焉。聞江慎修能作機關木人，爲人守藏，然亦不益務本之道，心甚少之。及觀當世勤苦治生之士，有聞望于鄉邑者，又碌碌無藝能，不足以述。如洪君者，其與諸子異撰者耶？故不爲恆辭，推言藝周于用，且以成德者祝之，且壽亦算也。固所以爲壽也。

桃源饒子六十壽序

桃源饒子，以商起家，年六十，其夫人謝氏與同歲。余弟子衡陽馬宗霍介爲祝辭，壽序之興，蓋近自元明間。至崑山歸氏以來，轉盛。頃世鴻筆巨椀，靡不爲之。歸氏所爲祝者，多鄉里老儒，其言平淡則宜，及近世或以施於將相，有成名者，辭多矜張，無山澤之儀。綜明清以來文

士可稱者四五十家。其壽序使人往復諷誦者幾何。余頃歲亦時應人所求。其辭氣非不諦愼。於事亦不敢緣飾。既成視之。往往多公家言。未有卓然可以動人者。豈辭之不至。將其事之不足以振吾辭。蓋亦參而有焉。以是爲此益倦。幾不欲著紙筆矣。今饒子與粵人競買茶之利。數數折閱。轉益增熾。湘茶行於海外者。必以饒子爲有聲。既展國利。又使山農無饑饉之色。業非不闕也。家既給足。即所居蘆花潭。修輿梁。設學校。舉平糶。皆費鉅萬。就之功非不劬也。謝夫人雖富。猶躬操作。日夜教子女平明而起。無得後時。應物端和。常以餘財振乏。內行非不備也。然計其事猶不足以震發文章。固吾辭之不至歟。將自有限之者也。必也不恃其業。不有其功。不伐其行。塵芥外物。而深固根柢。則庶可以視其長世乎。蓋桃源者。昔陶靖節張之以爲有避秦之士。人人老壽。訖普世猶在。固長年者生聚之域也。而桃源置縣始宋時。其地與辰之沅陵連界。山水奇峻。靖節所述。遠此當不遠。饒子夫婦既產其地。得山川之氣。其壽固宜。顧秦世黔中遼遠。更役徵調尤希。是故其民寧壹。避世者居之。足以長壽。今洞庭之船。一日千里。桃源去之咫尺耳。任輦輻湊。良賈稗販。無日不至。饒子又以買茶足國算。窮秋豪。果得與昔時處桃源者比耶。雖然。爲壽者亦寧其心而已。地之塵囂。殊不足以滑吾性也。後漢時武陵蠻凡五叛。劉尙之敗。馬援之困。皆在是。今沅陵尙有劉尙城。而壺頭則援

所爲曳足望敵者也。是時四郊多壘，人無固志。雖避世者，奚以自安？卒以致虛守靜，不擾其真。雖烽燧徧起，吾心澹泊自若也。故能持形以度亂世，逮及晉時，亦幾忘劉馬事矣。今饒子所處，稍近市閭，以是勤生，固非有漢代兵事之棘也。故曰爲壽者，亦寧其心而已。地之塵囂，不足以滑吾性也。且今之世，非全盛之世也。他日或有效避秦之事者矣。險阻日夷，固不能以窟穴求全。雖曩之高士，遇之亦將混跡市廛。緣督以養生而已。饒子苟知是，雖今之桃源，亦何以異於古之桃源也。以是起吾辭，宜與世之祝者少異矣。

陳子壘五十壽序

非年之難，能免於亂世之爲難。人之年，不問於貧富治亂，而亂恆患其富。昔者榮啓期鹿裘帶索，年九十而鼓琴以歌。是時名卿大夫亦往往以多積爲戒。是猶平世之論也。厥在亂世，若和嶠王戎、石崇之徒，撫良田，覆華屋，乾沒無已，或不免於虎口。或雖幸脫，日布算籌，以至於老。家有珍果，懼人得種而鑽其核。此欲求瞬息之樂，無有也。至於今，侯服玉食者徧海上，而其釁亦著。內疑劫請之賊，外畏寇攘之患。處則周候衛，出參不敢獨行。滿心感醮，若失其生者。蓋所在而有，以此長世，則無寧去之矣。是故貧富唯求其中。又有術以將之，則可以經治亂。處治則曰壽，處亂則曰免，而不以天之假我者滋吾之困。吾年幾六十，所更世變亦多。

成

矣。直生之日。朋輩或時奏酒爲壽。吾無所於樂。獨坦然以得免爲幸。今年秋。有人以鄞陳子壘事告者。云陳子年五十。夏正十二月則其生。且爲之祝矣。先生可以一言乎。余從客問其行迹。其人則以商起者也。其於貧乏無弗周也。其所好則古圖書也。以貨殖爲名。而能行其德。且有以自樂者。余曰。若此。則庶乎免矣。雖然。猶未也。吾聞莊生之言。緣督以爲經。可以盡年。督者何。則所謂中者近是耶。備物以將形物不能備也。而先竭吾智慮。又惕然有戒心於外。故君子必求其中。苟足自適。其重不可以軼銖錘。如是。於形則順。於智則逸。於外物則無不可必之憂。是之謂緣督。陳子觀於並世同處之士。有其家給富而不爲物役者乎。有不求巡徼不固局牡者乎。有與暴人遇不涉其藩而狎之以無患者乎。有鼻間之氣栩栩然者乎。陳子勉之矣。從吾之言。所謂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然。治亂貧富處之若逆旅也。夫何不免矣哉。蓋聞昔之養老者。曰祝噎祝哽。哽噎小累也。猶以得免爲幸。而况亂世之所遇有過於是者乎。陳子方艾歲。猶未及乎哽噎。吾爲是言。其亦可以祝矣。客稱善。遂復理前論。令持歸書之。

楊太夫人百歲歌詩序

民國十九年春。賓川楊如軒以其母楊太夫人百歲建坊事來告。余旣爲篆其石闕矣。其夏

七月如軒復以所徵歌詩如千首屬爲之序。以刻于石。序曰。古之養老者。祝嘏祝哽。蓋亦有辭矣。其體或如詩。或如平文。未聞施于金石刻畫也。壽莫如石。人之致敬于耄老者。亦欲其辭之壽也。然其人或無本末。雖老不足以矜式。當世足以矜式矣。而力或弗能爲。有力矣。其地平原廣隰。具材則不易。雖風物又不足以副之。是以相率弗舉也。賓川于中國爲坤維。北負繩水。則大江之原。南承點蒼。壁立千仞。天地之壯觀在焉。開闢稍晚。其民樹惇而不佚。游足以長世。昔周公陳無逸以爲老壽之階。華佗亦言人體欲得勞動。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太夫人少遭閔凶。其勤過于恆人。又徧得山川之氣。壽度百歲。蓋不足以盡之。以其地之據形勢。與其盤石巨材之易致。而其人又足以副。數者參會。刻此以著經紀也。則宜。余昔嘗游雲南。蓋自交趾邪趣會城。其中部奧區大理之城。嘗嚮往之而不能至。間登西山。則方志所謂金馬山者。雖稍峻。不足以發舒意氣。有所歌詠。未嘗著於巖崖之間。今又十三年。得以是爲諸作者前騶。以刻于石。亦自愜矣。凡歌詩如千首。具列作者姓名如左。

胡母韓太夫人八十壽序

韓太夫人年七十時。余嘗爲序以祝。今又十年。而齒亦隨以增矣。其間世事之遷嬗。民生之

哀愉。國計之得失。都市之盛衰。蓋不可與曩十年比。而太夫人老益丁壯。子姓孳衍。乃有盛於昔者。其子若孫。又以祝辭屬余。余年亦運而往矣。筆札凋燥。不能爲盈辭。顧亦有可道者。當世之亂。人皆求速化而患有身。昨歲倭寇掠吳淞時。飛丸虜火集人屋宇。民求窟穴避之。且不得。欲負擔轉徙。更以旄倪爲累。比寇退。塵閭之間出入者十減三四。蓋上海之變。未有劇於昨歲者也。雞犬且失其宇。人雖有彭聃之壽。祝之者言若哇矣。今太夫人八十生日。適後於兵事一期。民物生聚。雖未逮往時。然一方牖安。害氣將究。農夫工女咸帖然保其性。會有壺觴之獻。得恣飲大噍。無所慮。此殆適其時也。曩仰曾從余游。中道遷化。距太夫人七十時。纔六七年耳。餘思未忘。余爲序亦多致感慨焉。東方朔有言。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故奉觴酒以銷憂。然終非其時也。今者又逾十稔。其思慕亦淡淡然去矣。而嗣子又日益長。漸及加布。登堂撰杖。綰綽相待。一飯一歡。足以佐歡者愈廣。比於昔時樂未畢而哀繼之者。固有閒矣。然則時事雖異也。庭廡以內。乃益恬蕩無所失。於是祝之。蓋所謂時然後言者歟。余聞蜀之開縣有李老人者。實生清康熙中。今二百五十餘歲。飲啖行止。常如四五十人。此其人非有導引之術。化色五倉之傳也。直以徒步采藥。與世相棄。治亦不知也。亂亦不知也。故能安其形性。至乎後凋。夫人之獲上壽者。豈必

政

待於有道之世耶。故舉是義爲太夫人祝。若夫內行之美教誨之篤。前序已詳之。故今不更及也。

金母裘太夫人八十壽序

越之教本乎句踐。而范蠡爲之師。蠡苦身勦力。候時轉物。三致貲累巨萬。而三散之。今越俗以蠡治生。米鹽瓊屑。未嘗棄遺。惰窳者擯而不得齒。獨於施舍有所不能忍者。於蠡之道。蓋得其半矣。未得其半也。盡蠡之道。唯嘆金母裘太夫人能之。太夫人初來嬪也。即以孝謹稱。金君商海上。獨持家改。諸饋餼汗澣煩辱之事。皆身任之。時家未大起。雖節衣食。其於族姻。貲貸已廓然無所躡。及金君商日起。藏日厚。思所以散之。而以咨於夫人。乃設學校。建祠堂。置義莊。皆從旁助焉。性惻怛。尤矜老人。金君設養老堂於縣。既斥田八百畝矣。即有物故。襲歛殯葬之費。夫人曰。於我取之。比年七十。復以銀幣二千版置產。附養老堂。爲增其員數。自是老癯失業者皆得全。金君既沒。遺志未竟。太夫人則以續服述事命其子。縣西萬金隄始圯於水。壞田數千畝。金君存時。欲修繕未果。則命其子築而完之。縣北三界鎮不戒於火。延燒幾盡。傍谿舊閣亦毀。則命其子懸銀幣三萬版興復。市廛以賃屋者十年之租。庚償。償盡則歸其人。岐旁劇驂。廣於其素。旁建新閣。而市人會之。行旅渴之。金君嘗爲崇仁區。置小學。

氏

凡五六所。獨女學未備。則命其子經始成之。民國十八年。田多螟螣。食穀殆盡。其冬又大雪。積丈餘。粒食騰貴。僵尸蔽野。則命其子比戶振之。諸所爲施舍者如此。自奉布衣練裙。園蔬之食。雖老習女紅。如少壯時。未嘗休止。其勤又如此。斯豈非盡范民之道。而能爲越之母儀者乎。蓋智者之於貨殖也。始從事。患其不勤也。既勤矣。患其不蓄也。既蓄矣。患其不散也。是故古者之於貨幣命之曰泉。言其如泉之流。而無或雍閉湫底。以害其性。范氏之言曰。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此其術至明白。易行。顧世人非好奢淫。則積歛無涖。藏之篋笥。秋豪不能有所舍。觀其人非不讀書。知古今者。太夫人未嘗讀范氏書。顧其道冥然如合契。亦可謂難能者矣。或曰。古之賢女。蓋深植德本。以言教人。魯之敬姜。漢之班昭。是也。坤道吝嗇。雖周易不以爲病。未聞以任卹爲女宗者也。余以爲仁義之塗。丈夫婦人所同繇。古者婦人無祿邑。故不責以施予。秦漢以降。有豪行者亦多矣。是故呂母贖酒以報子。周氏縫袍以相夫。漂母釋餐以飯信。湛氏截髮以饌賓。此其事或係軍國。故記於史籍。傳於人口。其鄉黨六行著在方志者。亦往往而有。顧國史不及載耳。晏子有言。當如布帛之有幅焉。今亂世征歛既亟。劫奪恣行。常恐人之不知幅利。以其多藏。得其厚亡者矣。嗚之民精急高氣。輕爲椎剽。然則民衆既殷。毋曠其衆。以爲亂梯。固范蠡之所以教越王也。有國既然。有家者

得無儼於是哉。如太夫人所行，非徒以熏然慈仁爲本，乃亦監於世之險巇者也。民國二十年，太夫人年八十矣。四子八孫，一曾孫，森然成列。子元瑞等將以其生之日獻觴。太夫人猶弗欲，乃相屬以辭發之。夫知稼穡之艱難，以致老壽者，恆人之所習聞也。好行其德，不以人物利害相撓，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是爲衛生之經。恆人之所未聞也。祝哽之辭，盡於是矣。以太夫人生於越中，故揭范蠡事以爲表，豈徒祝之，又欲越人之轉相師也。

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炳麟與衡山劉霖生從事于草昧之中。霖生任中國同盟會幹部，炳麟任民報社，同處日本東京。危疑之事無弗與也。時霖生弟炳生以謀光復就義于長沙，未幾，太公某亦下世，禁網嚴密，猝不得歸視。故義故中遭難最烈者，稱劉氏。民國興，霖生起家爲工商總長，而炳麟亦任籌邊于東三省，旋各謝去。炳麟以嫌忌被羈京師，鬱鬱無與歡。歲時伏臘，霖生獨爲謀燕樂，及帝制議起，當國者素未甚嫉霖生，然霖生卒不與，亦不見譴。其後十餘年，兩人之迹時離時合。及十六年冬，而霖生復來化我，契闊道故，甚相得也。霖生曰：明年夏正二月朔，吾母張太夫人生七十周矣，子能爲吾母祝乎？以炳麟與霖生之交，登堂奉卮，職也。顧道第，或不得遂，文辭雖拙，其敢辭。夫婦德之略，蓋在事尊章，相夫子，教子姓，勤織紉，窮而貞者，若黔婁

之婦是也。達而修者。若公父文伯之母是也。是數者太夫人已具踐之。雖它人亦能舉之矣。獨其處廢興順常變。無道不避禍。有道不變寒者。炳麟宜爲言。當炳生遇禍時。霖生亡在外。隸役遮羅。闕其門巷。而太公適病風痺。炳生婦毀瘠不能治喪紀。家又素貧。鄉人以法嚴。唯恐有連染。乞貸亦絕。亡者殆于委溝壑。存者亦且莫不自保。太夫人以一嫗持門戶。送往撫存。不失其序。子歿而哀之。婦歿而哀之。夫歿而哀之。唯霖生一子當主血食。五年之間未嘗以片言踰海教之降志。斯事也。至今思之。猶令人振振心悸。可謂處廢而知順變者矣。霖生既被任爲閣員。時太夫人家居。無喜色。其後就養邸中。教霖生猶嚴。服御餐食不愆于素。時時步履出郊外。見者不知爲貴家居。炳麟曩歲在稠人中視霖生亦無異能。及數遭變。通不矢介。軒輜得中。與人久要。不以菹枯貳其心者。唯霖生爲能。子孝叔爲炳生後。游學遠西六七年。得業歸。恂恂如寒峻。未嘗有游子華囂之氣。觀孝叔足以知霖生之教也。觀霖生足以知太夫人之教也。可謂處興而知順常者矣。今太夫人年及大耋。神明不傾。壽固不待祝。獨以前事觀之。茹痛處辱如此其至也。昔人云。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佛亂其所爲。然後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謂丈夫然也。處坤道者無大任。而勞苦佛亂中之德慧益進。于是受天之祚。則宜其老壽矣。斯可以爲太夫人祝。

乎。雖然，獨是備乎哉？夫勛著于國，義存于家，有是美也，而厲之以德操，行之以忠信，劉氏之世，其昌矣，獨是備乎哉？

謝君馬夫人六十壽序

昔福山王照圓，經術與其夫棲霞郝君埈，郝君治爾雅，多援其說爲徵，閨門之內，蓋齊如畫一矣。百餘年而棲霞有馬夫人作，其良人曰謝君一塵，當清之末，愾然以光復舊物爲念，雖夫人亦參革命事焉，此其行迹與郝王不相似，其夫婦同方，相與齊郝，猶郝王遺事也。初，夫人以俗貴男賤女，婦姑間又往往多詬誶，思有以革之，而與謝君游學日本，時中國多事，士人爭扼腕欲覆滿洲政府，始集中國同盟會於日本東京，謝君與夫人皆與盟，山東之有同盟會自此始，未幾歸，就烟台設東牟公學，端本女學，同盟會人自張繼以下，皆嘗爲其教授，指斥滿洲，無所顧忌，事爲兩江總督端方所聞，密使山東吏偵之，下令逮捕，夫人與謝君皆亡命，而學校亦廢，其後夫人又教於崇實女學校，直武昌倡義，夫人奮然與謝君謀曰：清廷殆覆矣，夫婦各率義故謀響應，山東巡撫孫寶琦知不可奈何，陽召謝君謀，樹白旗以應武昌，陰遣之赴南京，謝君去，寶琦有異志，捕同盟會人甚急，夫人乃率子女避之青島，以免於難，會清亡，故其家得全，夫人初適謝氏時，資裝甚備，後設學校及謀倡義，皆斥賣田宅以奉

之光復事成。其夫婦亦耦俱無等差。然所求施於國中男女者終未就。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夫人生六十年矣。其女謝蘭馨。適桂林鄧家彥。亦同盟會舊人也。欲舉觴爲壽。而問其辭於余。余以爲男女平等。其說亦久矣。古者稱夫婦曰伉儷。又曰。妻者齊也。是陰有其意。而不盡施於法制。韓非載華士在齊。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妻老而拜之。竟以是爲太公所殺。漢樊英疾。妻遣婢候之。英下牀拜曰。妻者齊也。禮無不答。時雖舉是最美談。效之者亦少。至於今。法制所具。蓋幾於平等矣。然人之相與。其度量至不齊。彼以智能相君。勢利相傾者。固非法制所能均也。曩時雖有貴男賤女之俗。及以才能權力自怙。則父有屈於子。舅姑有屈於婦者矣。况閨房之際乎。余嘗疑文化愈進。男女之階愈以不齊。昔驪山女佐周爲元勳。高涼洗夫人亦以兵佐梁陳有功。此皆儻在羌蠻。故女子得爲其雄長。及華夏則無是。母后時有聽政者。而舉世以爲昏制也。古者君主之世。有命夫命婦。唐以來。婦人之封。與其夫散階相應。今者散階既廢。夫雖仕宦至國相。其室人猶與販婦均也。名義且吝之。何事於實。或雖許女子入官。然得仕者亦希。由是言之。法制者。徒文具耳。其必有謝馬扶義之事。而又資以郝王之學。然後權位寵祿不足言。智能又不足以俛仰之。坦然相處。左右平平以相率從。斯齊之至已。詰朝登之罌。觀白日上出。回顧月落。一東一西。其平如引繩。是舉觴爲壽之時也。

是爲序。

王大家五十壽序

家富而能施五十而言壽。雖盛稱之。世以爲少。衰也。雖然。有異。諸以厚祿自持者。雖富必不敢自表。不自表。則無有敢大施舍者。其次農賈之族。積彙鉅萬者亦多矣。遭值亂世。而惡其富之著也。是故飲食必菲。衣服必敝。卑宮而處。羸馬而出。務自弇闕以逃其名。然後免於上暴下奪之患。有求貸一錢者。必低首蹙頰。汲汲然以匱乏辭矣。非其性吝。處於亂世。而不敢伸也。有如達者。則不然。積斂無涯。而殼以終身。則不如費之酒食。游觀之爲得也。有如仁者。則不然。盈其囊橐。而使人虛。俟服玉食。而使人凍餒。不可以爲子愛。則不如散之。之爲得也。有如仁且智者。則不然。冬則爲之饘鬻。夏則爲之瓜麩。足以使貧者蘇息。而不足以保扞。則不如散之。勇士之爲得也。是故處亂而富者。有四。保扞爲上。弇闕爲下。如鄞之王大家者。其可謂知保扞者歟。大家姓楊。民年十六。而嬪於王。王氏故高貴。大家之來也。年雖少。承事威姑。調御童僕。既秩然有條章矣。時時以私財周人急。而衣服瓊瑱。數歲未嘗增一事。王君性豪健。所與游。無少長貴賤。皆平視之。夜必相將入酒家。劇飲盡歡。非雞鳴不歸。大家初疑其輕。久之。竊喜其爲丈夫行也。及民國三年。寧波商團成。舉王君爲之率。寧波者。故鄞

氏

縣地以府號命其縣者也。每團員集王氏，短衣箚袖，曠目而語難。大家與王君朝夕治具，醇酌炮炙盈溢杯案，人人厭其所欲，及客醉飽歸，大家則喜曰：吾夫得之矣。有以知十氣之壯，什伍之睦也。聞者感奮，故寧波商團爲東南冠。年四十五，王君歿，大家督六子承其家事，所施與不可勝紀。然非其至，至者乃在助王君就商體事，此其犖犖可稱者也。今大家年五十矣。古者五十曰艾，謂髮蒼白如艾也。記稱五十異稜，得杖於家，蓋以是爲老壽之始。聞大家常訓其子正錫曰：汝雖服賈，交游亦廣矣，努力效而父事其士大夫之賢者，友其仁者，母子自守其私，觀其言論風采，足以長王氏之世，非獨壽其一身而已。此又其可稱者也。鄞之人當明清交，異材怪偉往往閒出，有志者率傾財結之，山砦峻絕，雖清鐵騎莫能度，得自衛者幾二十年。其後，人民習爲懋遷，饒於財而稍謹畏，如大家夫婦之舉商團，蓋特其儻見者耳。今天下魚爛矣，共產之論日沸於市，自全楚以逮章贛之濱，二百餘縣，殘破者什六七。浙中甌江之上，亦有起者，不及時絕其題牙，蔓於浙東而誅財賄，則鄞其首也。以大家之才力，且未篤老，其可無恢廓商團以爲鄉邑干掖耶。大家以夏正十月生，正錫等欲以其生之日爲壽，而來徵辭，余承人子之屬爲祝其親者數矣，大抵事類多相似，灌木聚莽，彌望一色，屬筆厭倦，不足以發其意。今者事非絕奇也，壽非大臺也，然而盛稱之不爲泰褒，是以成於此辭也。

太炎文錄續編卷四目

章氏叢書三編

喻培倫傳

焦達峰傳

秦力山傳

胡景翼傳

張化臣先生家傳

三等嘉禾章楊君行狀

處士王君行狀

先曾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

伯兄教諭君事略

亡女姁事略

龔未生事略

太炎文錄續編卷四

章氏叢書三編

喻培倫

民國之先以氣矜懾清吏獨行奇材相繼也。浙江則徐錫麟於廣東則溫生財在四川則喻培倫彭家珍培倫兩發難始入宛平欲擊清攝政王載灃不得後與百餘人入廣州擊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與七十一人俱死功雖不成然自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頭豨駝者其氣奪也培倫者字雲紀內江人也先世爲江西人明時有官四川者遂家內江培倫性精敏好技術少時見時辰表卽仿爲之又嘗刻石自署世界惡少年聞塾師說史事及國家興廢種族代起狀必動容質其所從來師誦之乃已其光復之志始萌矣清光緒末與弟培棣游日本入同盟會初學警監後入經緯學校旋習工培棣好尙與兄異然皆銳身任國事自黃興攻河口培倫兄弟從奔走雲南交趾間復轉入南洋羣島散訾財無算培倫素多病欲致命遂志而責培棣承家事故所爲皆獨力徑行事也初培倫在日本嘗習化學又入千葉醫學習藥科由是能造爆藥技甚精時同志習射擊多治銀藥者培倫以試銀藥傷臂求所以安全者乃窮搜海外爆藥諸書講於日本人藤澤氏質衣物以供藥藥成著書道其利病爲同志

法。故中土言爆葯者本之培倫。清宣統初。與汪兆銘謀擊清直隸總督端方。不果。遂入宛平。與兆銘黃復生等謀擊載灃。造爆彈重二十餘斤。夜匿橋下。俟明。載灃車過。以電發之。未及期。橋外犬驚吠。居人起視。覺有物。培倫跳得去。而兆銘復生以故入獄。外人視其爆彈。曰。幸不發。發則二十里中無噍類矣。培倫既脫。即東行。更造藥。聞宛平不可入。遂已。以藝食於香港。歲餘。黃興起廣州。以手銃數百挺潛渡。令培棣與吳永珊主轉運。方到。培倫已挾彈至。謂培棣曰。吾分死。爾當嗣吾宗。麾之去。會溫生財擊殺清廣州將軍孚琦。省會戒嚴。不可動。培倫曰。等死。不如以身決之。或曰。公一臂廢。何苦自送。培倫奮曰。諸公具四體。不如吾偏枯人也。衆大感動。遂與熊克武但懋辛等將百餘人攻督部。擲大彈。洞其壁。登陴。散丸如雨。下當者皆糜碎。身創甚。賊羣至。被執。自承王光明死。與七十一人叢葬黃花岡。後五日。武昌兵起。應者十三省。無銳師突騎皆走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論元功。贈大將軍。而克武懋辛培棣亦以蜀軍立於四川。

贊曰。漢族光復。藉狙擊之威。餘烈訖於數歲。袁世凱已定江南。猶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藥取人命於顧眄間。由此觀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非虛言也。然非輕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爲。十年之間。南北更仆迭起。皆以戎卒相角。抑有由哉。

焦達峯傳

焦達峯初名大鵬，字鞠菴，湖南瀏陽人。在長沙，或稱焦煜，而之日本，自署焦達峯，故世稱達峯云。少豪健，每讀書塾中散歸，輒集兒童爲兩部，決戰，已不勝，必復之，敵潰然後已。年十五，入瀏陽學堂，瀏陽先有譚嗣同唐才常，以悟貴幸及起兵死，達峯聞人道其事，必怒目抵案而立，持論剛斷，不苟言，競走蹴鞠，皆兼人，校中戲呼之曰譚唐，或擬以俾斯麥克納爾遜，亦不讓也。年十九，東游日本，與鄉人禹之謨善，緣是入中國同盟會，首領黃興等未之奇也。欲習陸軍，格於例，乃入東斌學校，講戎事，幾二年，同盟會成立已三歲，集才多，然未有所用，時轉掠邊徼，不能爲利害，及徐錫麟殺恩銘，天下震動，錫麟又非同盟會人也。達峯則與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恢湖北孫武等集共進會，和者數十人，多山澤豪帥，與手臂技擊之，期就腹地以勇氣振之，而達峯游學未返，占名同盟尙如故。時興自交趾來，問達峯何故立異，答言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興曰：如是，革命有二統，二統將誰爲正？達峯笑曰：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興爽然無以難也。興就大森起體育會，達峯亦赴之，會清新主立，袁世凱罷歸，達峯知勢可乘，遂返。明年三月，抵夏口，始立共進會總統，分在武昌、江漢、閩附者甚衆。七月，返至湘東，更名左耀國，集瀏陽醴陵萍

鄉諸豪內設部長沙。明年三月，以軍法部勒其衆，所統已千數百人矣。九月，復與楊任、余華、祿等徧通常德、辰、沅、宗、帥，衆益盛。明年春，至夏口。漢上諸子期以秋操起兵，患北軍自武昌關徑下，欲長沙先發，武昌應之。咨於達峯，達峯曰：「長沙發難易耳，然十日武昌不應，我必擊武昌，皆諾。」亦以武昌先長沙，應要達峯。達峯亦諾。自是湖北軍官蔡濟民等多赴共進會，立盟誓矣。五月，達峯與陳作新說長沙新軍及巡防營倡義，皆受約。其秋八月十九日，武昌以謀泄先發，檄到。達峯欲如十日期，衆猶豫。時清軍已駱驛度武勝關，湖南巡防統領黃忠浩謀以師北上應之。達峯憤急曰：「中國廢興在今日矣，尙觀望耶？」九月朔，自統新軍攻小吳門，令陳作新攻北門，遇巡防軍，即探白布縮其臂，皆笑受之。遂入據軍械局，巡撫余誠格走，忠浩不降，殺之。明日，就咨議局舉帥，以達峯充都督，作新副。達峯集黨財四歲，上溯湘下沿漢，義從如牆，清更不能禽制。微達峯堅諾，武昌固不敢動。湘軍起，又與夏口結言相應。於發難功最高，視事數日，議出師援武昌，以第四十九標爲前列，以第五十標與巡防營番上，而急練民軍承其乏。計定，請辭職北征，衆未聽。初，衡湘間多貴族子，達峯以寒微起爲帥，參佐大抵椎少文，搢紳間獨龍璋與善，佗多嫉之。知達峯譽聞狹，可動，則以術撓其慶賞，而揚言武昌濟餉數十萬，達峯持不下。又新軍有功不遷官，將盡黜，用激怒其衆。標統梅馨忿，九日，密

謀於求忠學堂。明日，市中小騷，作新軍騎行視，即馬上擊殺之，斷其頭，遂引兵攻督府。達峯困，請拜軍旗而死。許之，拜起，殺焉。乃推故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爲督，衆始定。竟不執何馨。故湖南北頗有異論。後十餘歲，馨失兵居上海，患乳癰，將死。達峯義故，鄧玉麟往視，曰：「得無焦公爲厲耶？」馨歎曰：「當時直爲人作獵狗耳。」達峯死，時年二十五六矣。延闓葬之嶽麓山。民國五年，劉人熙督湖南，始立石冢上，曰：「瀏水墮淚之碑。」諸述達峯事者，率承變亂時所錄。後起勢盛，故人多雷同。其語絕謾，余以身在日本所見，及孫武、鄧玉麟、李根源所述，譚人鳳所記，兼撫吳慰祖、李某所作事略，校其同異，爲之傳。

贊曰：達峯年少蹶起，義屈元耆，而其言卒中，智勇仁彊，實出儕輩上。故能平行湘漢，制其錯轂，桀然爲義師樹樞。盛哉！斯陳項之亞已。夫首義者固多強死，銜轡不整，陳王且有莊賈之禍。又况於餘子，重以民黨日偷，惡直上諛，揚浮名，沒實功。達峯已死，而後來者掩以爲上勳，衆口幡幡，又曷足校哉！

秦力山傳

秦力山，初名鼎彝，字力三，故江蘇吳人。父文丙，客食湖南，遂寄籍爲長沙人。力山少慧，爲文數千言立就。嘗師瀏陽譚嗣同，入南學會，未弱冠，補縣學生，督學徐仁鑄奇其才，遣遊學日

本八國聯軍陷京師之歲。唐才常謀起兵漢上。力山與同學林圭、蔡中、浩、畢永年歸赴之。被推安徽後軍統領。將緝私水師巡防諸營。據大通鹽局。與蕪湖防軍相持七晝夜。兵敗走免。督部營務處陶森甲獨保持之。得返日本。而才常與圭等皆死武昌。力山日歐血數升。雖病志未嘗挫。才常者本與梁啟超合謀。啟超時在日本橫濱。軍興饋餉皆關其手。力山亡命貧困。求假貸。不與。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號。名義不順。欲力振刷之。遂與啟超絕。自作少年日報。道漢族自主義。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游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橫舍間。余與力山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和者雖不廣。亦不怪也。滄州張溥時年二十。游學與力山同舍。力山獨偉視溥。爲余言狀。余因得與溥交。溥即今張繼云。自是力山或在日本。或微行入皖南。謀再舉。數年。孫公與黃興等集中國同盟會於東京。以力山主安徽事。力山至安慶。與巡撫衛隊營管帶孫道毅結謀。自安慶下蕪江寧。據形便爲根本。事泄。亡奔香港。復以言撓主者怒。西去。與胡漢民之仰光。而騰越張成清自密只那來會。爲序其緬甸亡國史。力山旣遭名捕。不得返中國。業避地仰光。乃客干崖土司刁安仁所。時往來野人山。短衣負銃。爲其

民道漢族光復事。冀藉邊裔爲窟宅。因以倡義。安仁故夷種。亦本離中國自立。力山數誚之。然終知其不爲己用。時作樂府道悲憤。往往若自嘲者。久之。果爲安仁所害。及武昌倡義。雲南應之。而力山不逮見矣。安仁集諸土司。揭旗稱興夷滅漢。師長李根源自騰越遣使蒞問。安仁窘。詣南都自歸。雲南發其叛逆。及殺力山狀。乃錮之陸軍獄。數月。傳至京師。病死。根源已定千崖。求力山尸不得。爲立祠騰越。與雲南死難者並祀焉。無子。以弟鈞彝之子修竹爲嗣。

贊曰。孫公之在東國。羽翮未具。力山獨先與游。自爾羣士輻湊。歲逾百人。同盟會之立。斯實爲維首焉。及謀舉江寧不成。竄迹蠻左。不忘奮飛。豈謂藉是可以定大業哉。亦致命遂志而已。抱奇無施。卒遭陰賊。悲夫。

胡景翼傳

胡景翼字笠僧。一曰勵生。陝西富平人也。少讀書。聞清季受創四裔事。畫鷹日射之。大言自負。人以爲狂生。年十五。入西安健本學校。讀孫子及古名將相傳。慕明中山王徐達爲人。因自號中山。清宣統二年。因井勿幕于右。任宋元愷入中國同盟會。陝西民黨多文士。而景翼獨發議與者。帥刀客交。旋與同舍生李仲三。馮毓東等密盟於小雁塔寺。出入同蒲。窺關河。

阨塞尤善手臂。義故多鄉之。明年春復盟於雁塔寺。其秋武昌兵起。陝西慮之。推張鳳翽爲復漢軍大統領。景翼亦率王守身馬正德胡彥海等起耀州。藥王山被任第一標統帶。時勿幕爲陝北安撫招討使。屯三原。遂率其衆從。會山西民軍失利。勿幕往救。而升允以甘肅軍來攻。進至三水淳化間。勢張甚。景翼率部應戰。遇之張戶原。械少。鏖戰終日。未進食。突進。遂破之。返營疾呼取飲。立盡半缶。陝西自是安。民國元年。勿幕請解兵。陝北諸部悉願屬景翼。景翼自以年少學未就。不敢當。與張義安等赴日本人成城學校。會漠北蒙古拒命。遊學諸生大憤。請景翼歸任征討事。至上海。知政府無遠略。乃已。二年夏。黃興以宋教仁被殺事起。兵討袁氏。約陝西諸軍爲應。不能得。景翼聞之。歎曰。陝軍若出關據洛鄭爲調人。事尙可爲。今如此。必助長袁氏勢。天下自此多事矣。三年一月。復遊日本。時民黨多亡命東京。置浩然社。肄兵。景翼亦入社。得徧識南北才傑。數月歸。因謁前臨時大總統孫公。孫公屬以西事。曰。他日當給若數萬金。景翼笑曰。數萬金無益。我有精神。無不濟也。孫公益奇之。初。河南豪帥白朗宣入陝西。袁世凱令陸建章馳擊。事定。建章裁陝西軍略盡。唯陳樹藩破白朗宣功多。所部第四混成旅得不廢。景翼歸。請入旅部教導營軍官連。樹藩甚重之。畢業。彙遷遊擊營營長。屯兵富平。五年春。世凱稱制。建章助帝制尤力。關中諸民黨謀出兵河南。因薄京師。據

中央令四方。建章知民黨根本在渭北。盛陳兵。循行以讐之。令其子承武率模範團。按行富平。兵甚精。景翼屬橐鞬訝承武入縣署。夜半。伏兵起。擊之。二日。殲其衆。俘承武以歸。建章哭乞盟。衆因推景翼爲總司令。趣會城。景翼曰。有旅長在。乃推樹藩爲都督。樹藩令景翼以兵趣臨潼。斷建章歸路。景翼至長安東關。建章部盡伏。事定。論功第一。以忌序遷。爲第一旅第二團團長。景翼即移屯商。治兵龍駒砦。紀律嚴整。陝西所盛稱。十大連者也。六年夏。國會解散。遷廣東。始有護法之役。樹藩昵時相。張義安起兵擊之。十二月。拔三原。景翼馳至。稱陝西靖國軍總司令。爲南方援。樹藩軍來攻。迎擊大破之。令義安圍長安。樹藩城守。求救於河南鎮嵩軍。鎮嵩軍入關。長安圍解。義安力戰死。景翼盡調兵渡渭自保。樹藩自將來攻。景翼令岳維峻禦之。戰數月。敵不能進。會麥熟。令前軍固守。民得刈麥。敵亦不敢逼。胡陳兩軍久相持。渭北諸縣困於饋餉。盜賊乘間起。適于右任自問道來。景翼以兵柄讓之。而身赴固市與樹藩所部議和。被給入長安。幽之。景翼辭色不撓。樹藩亦重景翼破建章功。不忍害。至九年秋。乃得出。時直隸吳佩孚始盛也。十年夏。閻相文入關。樹藩軍潰。景翼知力不敵。恐重傷人民。亦會相文所部旅長馮玉祥善拊軍。乃與相結。助收陳部餘衆。收編爲陝西第一師師長。明年夏。直隸關東戰起。河南督軍趙倜與關東有連。玉祥東征。景翼從。及鄭倜攻玉祥急。景

翼令鄧寶珊李紀才弓富魁進戰。大破倭軍。五月九日。景翼至軍前。令岳維峻李雲龍等攻其郊外。桑克多莊八郎砦金臺子諸壘。俘斬甚衆。十日。自鄂河進逼上岡楊村姚莊諸壘。敵殊死戰。景翼出奇兵繞其後。敵大潰。乘勝遂下開封商丘。河南大定。當是時。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兼直魯豫巡閱副使。開莫府洛陽。勢耦國恃材武。欲盡并南北諸部。識景翼才。而甚其自民黨起。不敢委任。令以二十四師屯河朔。爲京漢道守。有衆二萬。與饜甚少。將士皆嗟怨。景翼忍之不與校。陝西諸將獨景翼最有聲。及歸佩孚。衆以爲貳。景翼亦不列。佩孚嘗欲令征四川。景翼辭曰。身起民軍。與南方將士有瓜葛。將焉用之。若東征者。遲速唯命。於是衆始識景翼風采。然佩孚驕。未以爲大虞也。十二年秋。大總統黎公以逼狩於上海。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者。即六年稱兵迫散國會者也。緣間被選爲大總統。景翼與戲下語曰。亂且至。吾輩宜宿戒。毋徒飽食蹴鞠爲也。明年秋。佩孚集諸道兵攻關東。徵調徧南北。景翼知錕可乘也。則密令李仲三劉守中劉治洲往來玉祥軍中。謀因釁除曹吳。謝天下。洛陽動員令下。景翼率所部至通。頓兵不進。佩孚數促之。以軍實不繼。辭。佩孚自出與關東軍戰於臨渝。不勝。復遣使促景翼。景翼以一旅駐通。其餘絡驛度喜峯口至平泉。爲小勝。以堅佩孚。而玉祥已還收京師。與直隸旅長孫岳繫曹錕府中。景翼馳歸。與玉祥岳改軍號曰國民軍。設攝政。

內閣佩孚聞返至天津。令旅長潘鴻鈞等扼楊村。京師震懼。景翼令維峻趣唐山。紀才雲龍爲左右翼。會玉祥軍迎戰。紀才夜襲破鴻鈞。禽之。關東軍亦入冷口。至灤。佩孚軍大崩。浮海自江道入夏口。歸至洛陽。謀北犯。景翼南行至安陽。與敵遇。轉戰至鄭。佩孚走。十二月。景翼入開封。就臨時執政段祺瑞所任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職也。佩孚嘗令鎮嵩軍劉鎮華。愍玉琨引兵下洛陽。至是。玉琨陽言受執政命。景翼與戰。大破之。是時國政久不綱。景翼以民黨少年特起。慨然有澄清之志。海內鄉風。景翼亦自發舒。期以河南爲根本。次第匡復。病丁疽甚。十四年四月十日卒。於開封。景翼爲人闊達痛快。士大夫有志略者無少長皆與盡歡。未嘗記小過。性不獨食。庖人或爲獨設饌。必移就客盡之。諸義故來與見。御短衣。不過髀。遇儒先長者。即訪政。俠少年也。即與角抵歌舞爲樂。聞一善言。即呼參佐下書行之。體肥重喜臥。作書至百字。輒三四寐。及覺。書未嘗失次。或時賓友滿坐上。景翼隱几寐。寐中盡能識人語。與外賓食。至沒頭乳酪中。少頃。復語笑如故。少善馳。後肥。不時跨馬。每戰。筭將以前至戰處。即下輿步。指麾終日。意不衰。戰罷。即又臥。外若無警省者。故遭吳氏得全。始所部二萬人。比至河南。新舊逾十萬。部勒甚疏。而士皆樂爲用。戰時未嘗謹斥候。身在前敵。後百里不戒嚴。不檢私書。不苛索問。部將入謁。皆呼笠僧。未嘗責以禮。然持法嚴。禹縣士民嘗

小拒命團長王祥生縱兵擊殺之。即斬以徇。河南人士初聞陝軍至，驚怖欲走。及至，乃更如遇平人。軍壘所在，乞兒嫠婦環求食，悉下錢及黍飯與之。故劉愨不能羨也。既善技擊，視財幣尤輕，與故人交，散萬金立盡。囊中無餘錢，妻林氏猶日績紵，事親孝。卒時其父撫之曰：汝身已付國家，吾不得私悲。失孝養之子耳。景翼卒時年三十四，少能文辭，誦太史公書皆上口，稍長，能草隸繪畫，積日記至尺餘，始兼延威將軍，卒以陸軍上將卹。

張化臣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名以南，字化臣，其先居山東萊陽。明永樂中，初徙北直隸滄，自是爲滄人。先生少時，家給富，不樂爲舉業，讀兵法，欲以戎事自見。其後好杜岐公馬貴與書，故於典章尤明。補州學生，數隨衆赴鄉試，不中式，自以不習，未嘗有缺望。中歲入蓮池書院，爲古文辭，其本師張裕釗廉卿吳汝綸摯甫也。是時桐城義法行於直隸，人人知學古，不至者乃苟爲促謹。先生雖得師法，未嘗顛守所學，時軼出其外，作詩尙氣，慕李白，與時俗好尙異，矜重節操，而惡夫以學干祿者，以爲聖人之道自此窮。師或貴通達，以楊雄爲聖儒，先生不由也。始明崇禎中，清騎數略畿南，滄州屯舊族七十二姓，存不過三四。張氏之族以拒虜死者尤衆。先生嘗適墓，見族姓丘壘以百數，不能舉名字，以是憤胡人甚深，得顧氏三朝野史寫本，甚寶之。

移書刻行於世。清光緒中，攜小子繼游學蓮池，中道見駐防軍暴肆，而爲繼言太平軍破滄州，戮胡男女二千九百五十四人，事過高陽，指孫文正祠，因道明季胡寇略畿南狀，辭色切厲。其素所蓄藏如此。清末嘗南游武昌，東上臨川，西溯沅水，至於辰州，文章益奇，然性卓岸，下視卿相貴人，有所論撰，或不具真艸，故不大顯于世。繼旣冠，東遊日本，思父言，始有光復之志。又舉王伯安、顏易、直諸學說以質父老，皆謂繼狂禪，而先生獨習以爲有子。繼時時出入臨渝關，有所遊說。清下令鈎捕急，先生亦不動。民國興，先生年六十七矣。明年繼以參議院議員被推爲議長，未三月，大總統袁世凱擅貸善後借款，又以賊殺宋教仁事，南方諸帥競欲擊之，繼遽引去。先生堅之曰：見幾遠引，不撓萬圜之祿，于職爲不負。又二年，袁氏招民黨亡命者令自首，繼時在巴黎，獨不肯屈。先生亦與書教以守節不孫之道，故繼于袁氏世能自完。年七十餘，行未嘗扶杖，家居劬農，親鋤瓜種菘，植蒲陶數畝，老齒落，更生細者，民國十二年春四月八日，歿於家，配孫夫人，繼配王夫人，子二，繹。先生卒，次即繼，炳麟嘗侍先生於上海，爲表其先世墓道，語及族望，因從容問馮國璋得無馮道後邪，先生笑曰：近之矣。道家在獻縣，至今名相國村，國璋族里，姓行皆相似也。以此知其閱覽博物，能以義制，及觀繼所述行事，所謂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擇乎中庸者矣，乃刺其著者爲傳。

二等嘉禾章農商部顧問楊君行狀

曾祖宮椿、清贈榮祿大夫四品卿。祖元照、清贈榮祿大夫四品卿。考徵、清龍遊縣學

訓導、贈榮祿大夫四品卿。浙江吳興縣馬軍巷楊兆璽年七十六狀。

君字信之、故歸安人、民國省縣爲吳興人、家世爲儒、亦善賈、同產昆弟六、君其叔也、少辯慧、能文章、未及就、會太平軍略湖州、贈君避地之上海、而君奉王母朱太夫人處圍城、城陷、朱太夫人物故、君被執、脫出走、屣舍、匿閔媪智池中、稍出、飢甚、有丈人啖以角黍、得無恙、閒行達上海、兄弟猶攻苦誦書、君獨事商、亦以閒暇習英吉利語、卒以此起其家、湖州之絲、稱衣被天下、自中外通商、所求給亦益多、諸鬻絲者皆集上海、以君長者、習情僞、屬綱紀其事、其後江蘇安徽諸商悉歸之、君亦自置繅絲場于上海蘇州、持業六十年、凡絲事利病、析及秒忽、所行皆有條理品式、一方稱良賈、杭及海外、比利時致其佩章、年及耄老、而爲貨殖者宗、性坦易、未嘗設城府、尤樂振貸、卒之前一歲、浙江大潦、君已病、猶力疾任華洋義振會隊長、浙西民賴以濟、嘗繕頤塘、及爲湖州商旅設會館義園、公學于上海、公學弟子至千六百人、道逢飢人、必稱所乞與之、其喜周急如此、自奉約省、衣不過綈褐、食不過糲餅、善飲酒、盡數大尊不亂、弟兆璽、清時以京卿使比利時、家門貴盛、君亦援例得候選直隸州知州、民

國興被聘爲農商部顧問。予二等嘉禾章。君顧恬靚。視之泊如也。清末嘗以建築滬杭甬鐵道。擢界外人。浙人湯壽潛等爭之。政府讐言浙人能自築。即任浙人。意其力不澹也。書下。君宣言湖州有資五百萬。由兆鑿任之。聞者愕眙。浙江諸府與江蘇相繼起。清政府屈。卒以建築權返之民。是時微君。浙民幾爲隸。鄉人陳其美者。少讀書不就。爲裨販。即大言光復事。人以爲妄。君獨偉視之。資其遊說。及所以號召義從者。幾萬金。其美益發舒。數歲。竟起兵定上海。蘇杭應之。而下江得蘇。其美旣建牙。君猶時過從之。不爲甚親疏。及其美敗。執政亦未敢譙君。此二事。其深識大略尤著者也。君少時。出九死爲完人。常獨自負。謂必不槁項無聞以沒。其後有高警。德足以膏沐鄉里。猶若未副。觀此二事。其過人誠遠矣。宜矣天之贊之也。君生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卒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日。年七十六。配同縣高夫人。側室二。汪周子男三。泰清先君卒。泰頤美利加哥倫比大學經濟學碩士。泰華女子子四。長適吳。次適許。次適張。孫承樾。女孫四。君卒後。遺卅三日脫難記一卷。述少時事也。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日。勳一位前東三省籌邊使餘杭章炳麟狀。

處七王君行狀

曾祖瑤芝 清國子監生 祖大田 清汝州學正 考五玉 清新安縣學廩膳生

君諱焯，字子亮，先世本山東諸城人。明初有諱貴者，以總旗爲伊厲王守河南新安寢園，遂爲新安人。君少從父讀，家貧，田不滿四十畝，年十六，即爲童子師。夜五鼓猶誦不輟，遭父憂，財用益絀，乃與長兄謀，請自任耕稼，農事畢，猶讀誦如故。季父某，以舉人居鄉，好唐人書，摹醴泉銘、皇甫誕碑各數百本。君從觀用筆，得其指法。季父喜曰：「使爾盡所學，所就豈在吾下哉？」年十九，娶洛陽尤氏，產五男一女，及長男久慶任耕。君自課諸子讀，爲講詩書春秋傳及唐人詩，誦不上口，譴責無所貸。嘗與次男儒慶憩桐樹下，即爲說孟子拱把桐梓義，其因事啟發多如此。清光緒二十六年，歲饑，君督諸子采槐子、杏葉、野菜以食，而課讀未嘗弛。會八國聯軍陷京師，清帝走西安，君始督鄉邑少年習手臂，備非常。蓋唐時山棚遺法也。明年清帝歸自西安，道磁澗，君覩鹵簿儀物之盛，歎曰：「肉食者猶不自悔，國其殆矣！」未幾，清廷詔罷科舉，設學校，君命第三男廣慶入縣學習業。後九年，陝西革命軍起，時河南未反正，傳將逮與事者家，良久始已。民國元年，廣慶自軍中歸省，君喜曰：「爾學未就，富貴非所望，顧能不失爲正人，吾與汝母甘敝衣薄粥矣。」當是時，南北交征，君諸子或入官，或避走海外，呼吸不能自主。至十一年，廣慶主新安官礦局，去家近，時君家掌禮村，兒童多失學，君爲延師授以書傳，又乞得桑楊槐柳數萬株，徧村內外植之。鄉人歸心焉。君自入民國，以子仕宦稍自給，家

藏金石拓本甚備。而性不樂居城市。不欲廣慶爲縣邑長吏。嘗知四川開縣及臨穎。皆敦諭去職。十六年。新安兵民鬪。家藏圖史及糧糶衣被牛馬皆盡。君避難鐵門數月。徒步歸視。見村中伏尸如積。廬舍樹木無完者。潛正流涕。病自此始矣。會廣慶官河南建設廳。就養開封。時摹漢碑自遣。陰雨即誦春秋傳。然形神衰矣。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病篤。指諸子誦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諸子請申其意。君曰。謂爾輩宜近正人耳。遂卒。春秋七十。君性嚴重。然終身未嘗詈人吐禽畜。始貧困時。嘗熬豆勃鬻之。豆焦。或取焦粒鬻之。欲雜入未焦者。君執不可。曰。以僞濫欺人。心其安邪。藏時鄰里有告貸者。必資之。滿其意。里中諸少年聚戲。見君至。必攝衣起。其誠信感人如此。子男久慶。儒慶。廣慶。隆慶。臨慶。女莊。孫男九人。女四人。君歿逾月。廣慶屬爲之狀。近世無議謚之制。君又不仕。然其操行純固。足以表式鄉國。他時郡縣志宜載其事。故書以備采焉。餘統章炳麟狀。

先曾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

先曾祖諱均。字安溥。自署治齋。生清乾隆中。家素給。承業緒。廢居田畜。貲產至百萬。入縣學。爲增廣生。援例得訓導。教於海鹽。儒學。當是時。海內殷賑。吾家處餘杭東鄉。民樸務本。先曾祖雖多資。治家儉素。教子弟通經。戒華衣酒食。及諸嗜好。而身爲德鄉里。出萬餘緡。起

茗南書院。又置田千畝爲章氏義莊。右爲家塾。教族人讀書。時宗族三百餘人。貧者多就家塾習業。卒皆成就。爲一方冠冕。嫗婦孤子有養焉。年六十四。清道光十二年卒。妣仲孺人。子男六人。先祖最少。先祖諱鑑。自署曉湖。少從項先生梅侶習經算。稍長。入縣學。爲附學生。援例得國子監生。喪親時已三十矣。釋服。與諸兄分處。然門戶皆連構。無日不相過。食飲也。性廉靖。不欲仕宦。自受學項先生。識諸耆舊。知百家學術。有奇羨。輒以購書。蓄宋元明舊槧。本至五千卷。日督子弟講誦。自就春風草廬。諷詠其下。中歲好醫術。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諸方書。悉諳誦上口。以家富。不受人餉糈。時時爲貧者治療。處方不過五六味。諸難病。率旬日起。嘗言藥多則治不專。幸而中之。許胤宗所謂落原野。張置羅以待雉兔也。晚遭兵亂。轉徙茗雪間。日在水次。猶數爲窮民下藥。賴以全者千數。年六十二。清同治二年卒。妣黃孺人。孫孺人。子男四人。先考其伯也。先考諱濬。字輪香。少慧辯。自十五已好學。家多藏書。得恣誦習。爲文華妙清妍。尤善詩。以查慎行爲法。年三十六。從先祖避兵。不持一錢。獨取家譜藏之。時諸子獨有兄籛。方九歲。雖奔竄。不廢督課。亂已定。家無餘財。獨田一頃在耳。素有風操。不肯遊宦。用家貧。遊江南浙西諸縣。嘗客清杭州府知府譚鍾麟所。鍾麟遷河南按察使。直流寇起。從軍佐莫府者皆有功。鍾麟知先考才。欲與俱。以母老辭。故知府薛時雨。教於敷文書院。見

先考文辭大愛之、欲令執摯、亦不往也。時東南民流轉數歲、田蕪、湘軍退伍者率來開治、多占名焉。義莊田始千畝、亂定、占名財四百畝。先考以術鉤問、知首尾、沂鄂卒盡得諸隱沒者。晚歲里居、伯兄籙已成學、則親課仲兄箴及炳麟讀書、點竄文字、必躬親之。始所治不過舉業、先考時舉藏書目錄及平生師友學行以詔、諸子由是發憤爲學。年六十六、清光緒十六年卒。妣陸孺人朱孺人、子男四人、長殤、次籙、清光緒戊子浙江鄉試舉人、嘉興儒學訓導。次箴、清光緒壬寅浙江鄉試舉人、次炳麟、民國東三省籌邊使、授勳二位、吾家當明之盛始遷餘杭、族居東鄉、四百祀、子姓樸謹、未嘗有大過、元曾祖以下三世、尤以才行學誼稱。先考嘗以廩膳生援例得知縣、治事過疇、輩而不樂仕、炳麟幼時聞先人餘論、讀書欲光復漢績、先考亦不禁也。嘗從容言、吾家人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斂、吾雖得職事官、未嘗詣吏部、吾即死、不敢違家教、無加清時章服。炳麟聞之、尤感動、及免喪、清政衰矣、始從事光復、遭纍繼、遇狙擊、未嘗敢挫、幸而有功、此皆先世遺教之所漸成也。龔定以來、執政者好妄舉、靡歲不亂、炳麟以嫌疑寄柩海上、不得望先人丘墓、大懼舊德不宣、無以詒子孫爲世法、故略次事狀如此、未能盡什一云。民國八年二月、章炳麟記。

伯兄教諭君事略

徒

君諱錢、初名炳森、字椿伯、先考輪香府君之元子也、年十歲、始通論語、遭太平軍下浙江、盡室竄徒、三年乃得返、家貧、或勸爲賈、先考難之、君亦不肯廢書、習五經三年、皆上口、年十六、補餘杭縣學生、爲知府茶陵譚君所知、文行漸著、年二十八、以廩膳生試優行高第、不得貢、凡八赴浙江鄉試、始中式、時年三十七矣、三赴會試、皆不第、初以勞績敍訓導、既中式、改教諭、歷署建德浦江縣學事、年四十七、選嘉興府學訓導、就管嘉興中學校、當事甚重之、秩滿、以賢能薦、當送部、君淡于榮利、又承祖訓、州縣吏多墮廉節、戒勿輕就、遂不赴、選充餘杭教教會會長、兼主南湖局事、未幾、選充浙江諮議局議員、清宣統三年、浙江光復、被推臨時省議會議員、以病未就、民國元年、充餘杭縣議會議員、三年、縣會解散、是時、君年六十三、老不欲與世事、杜門十餘歲、年七十六、卒于家、時民國十七年一月也、君自少至長老、不好弄性、儉、雖弊帖殘紙未嘗棄、與人利、對僕隸未嘗大聲色、晚病繫杖而後行、然遇人迎送必如禮、及接大吏、亦如平人交、治事周慎、自仕宦至充代議士、事有不悉、不強言、然于鄉邑利病持之至堅、尤習水利、其主南湖局也、謂將軍塘袞壩爲下遊障遏、亟修之、某公司數欲于運河南渠間行輪船、君以南渠陝兩岸脆薄、輪船激水激之、必壞岸、集耆老力拒之、某公司百計關說不遂、則請出千金爲質、備他日工振、耆老頗爲動、君獨不許、曰、破數千家田宅、千金足

償邪。且金有盡，而激水激岸無已時。雖鉅億不足以備不虞也。卒請于官，刻石永禁墾焉。初議塞九連池以固谿隄，會去不就。常自恨。民國初，君已家居，猶上巡按使書，請永禁侵墾南湖。且言修隄備水爲治本，濬谿濬湖爲治本，具論其法。雖不行，然自是侵墾者益稀。充縣教育會會長時，會員多樹黨相競。君化以恬靜，競者自止。每鄉人族黨有大議，君至爲委曲陳說，歸之正義。雖貪戾者皆厭服。時人以爲難，少遭兵失學，兵事止，諷誦甚苦。弱冠從錢塘張藜父先生遊，始知六書。年二十五，交仁和吳承志，祈父，乃識儒先治經條例，以貧，數囊筆從長吏遊，自恨不得壹意爲學。然經史大體率皆明練，素不習算。年五十餘，治句股三角法，皆通。吾家三世皆知醫，至君尤精。其所師錢塘仲昂庭先生也。家居又宦遊所至，有甕人子求治疾者必應之。所全活甚衆，然未嘗以技自暴，懼爲顯要役也。雅性方直，顧不甚窺宋明儒書。晚乃好王文成一家言，兼覽釋典，得其會通云。配孟氏，側室李氏，皆不育，以弟箴之子恆年爲嗣。炳麟少時嘗問君行己之道，君曰：聖賢難幾也。士君子不敢不勉也。識君之行六十年矣。接人恭敬而容不難，處事中正而辭不厲，終身蘊沒而神不紛。雖古之篤行者無以加也。又其德施鄉邑，于世宜有稱，而君素不自矜伐。海內知君者猶寡，懼潛德隱曜，沒而不章，故書其事略存之家系，以爲子孫法。

亡女姦事略

亡女姦字蘊來。性端簡。生十歲喪母。余適以事遭胡清逮捕。故姦從其伯父受學。三年。余違難抵日本東京。始通書存問。又四年。姦東行。余教之詩。不深好也。適嘉興龔寶銓。年十七矣。寶銓素與會稽陶成章善。亦數離患東走。從余學。故成章爲致辭。旣婚。未得歸國。濡滯東京。歲餘。武昌軍興。余始與寶銓姦先後歸上海。而成章解遶遇禍。寶銓不自聊。夫婦居錢唐西湖。無問世意。民國元年夏。復與寶銓同赴東京治疾。逾年歸。姦性狷好潔。平居衣履有小褻垢。必擊蹙剗治之。而惡與乘時取勢者往來。然處家委順。善得尊長歡。與叔妹居。無間言。獨時邑邑不樂。常欲趣死。余數遇禍。而寶銓亦時怏鬱。民國四年四月。姦如京師省視。言笑未有異也。然燕處輒言死爲南面王樂。余與季女姦常慰藉之。寶銓數引與觀樂。或遊履林園。間姦終不怡。見樹色益慙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與寶銓姦談笑至乙夜。就寢。明旦起視。已自經。足趾未離地。解撫其匈。大气旣絕矣。醫師數輩皆言不可治。遂卒。烏呼。余以不祿。出入生死幾二十年。寶銓亦顛沛者數矣。幸雖有功。未得以觴酒與賓婚。故人相勞。而釁咎復時中之。成章之死。與其他故舊無窮失據之狀。皆姦所親覩也。身處其間。若終身負疚疾者。其厭患人世則宜然。姦未死十日。余嘗以苛養欲購石藥。姦懼有故。輒止。僕人毋往。其操心

危厲如是而遽自毀其躬。比歛面如生，顏色更如歡笑者。此曷爲而然者邪？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章炳麟書。

龔未生事略

未生名寶銓，嘉興人也。未冠，直義和團之變，即有光復志，遊學日本，以爭俄約與黃克強鈕惕生、楊篤生、陶煥卿、湯爾和相集爲軍國民教育會，與上海言光復者相應和。頃之，與煥卿偕歸，得交山陰徐伯蓀，謀光復事。伯蓀謂在野無措手地，必稍得政權乃可。由是集資，援例各得一官。其後伯蓀果誅恩銘，而未生與煥卿終不仕，相從行浙東諸縣，日躡艸履，行八九十里，所至交其豪俊，數瀕危難，亦有天幸，得免於禍。時同縣敖夢姜亦善結客，相與支柱爲光復會。其後漸并爲同盟會。清光緒三十二年，未生教於蕪湖中學，會江西萍鄉事起，諸稱革命黨者皆被嫌。明年，楊作霖謀誅端方，被逮，事益急，乃與煥卿復走日本。時南洋群島諸僑人謀置小學，請於同盟會，於是李柱中、沈復生、陳陶怡先往，而煥卿繼之。荷蘭屬地僑人甚信煥卿，煥卿亦以同志不能如前日精純，乃糾合光復會舊人與僑人，有志者推余主會，以煥卿爲副。外事以屬李柱中，煥卿時往來南洋日本間，性急，頗與同盟會人不和。未生常調護之。明年，東京民報館被封，日本頗伺察中國黨人，清政府所遣偵探東來者甚衆，未生

卿

懼事泄，乃悉取浙江一部黨籍焚之。故浙人無被禍者。自是優遊講誦，與世事相遠矣。宣統三年春，喻培倫、林廣塵等聚擊張鳴岐於廣州，不勝。清吏始疑視南洋。柱中等爭內渡，篤生在歐洲聞變，發憤赴水死。其秋，武昌倡義，煥卿自南洋還，赴浙江。浙江已獨立，任煥卿爲參議，鬱鬱不得志。未生歸，病甚，煥卿屢與王逸輩抵牾，欲自練兵上海，爲忌者所刺。時同盟光復二會嫌隙滋甚，而趨勢者多歸同盟會。一日署名者至二三千人，同盟會舊人亦爲其所陵轍。未生益無意世事，以浙江圖書館副理自給。自民國以來，常充圖書館長，遂終其身。民國五年夏，浙江拒袁氏帝制，遂將軍朱瑞、未生與謀焉。事定，充都督府外交顧問。復被選爲參議會議員，又選爲副議長。十年春，應浙江省長聘爲自治籌備處評議員。其夏，省議會又選爲省憲法會議議員。未生以爲不急，故未嘗有所建議云。未生少年慷慨，顧不甚循禮法。晚既失意，聽同縣范古農談內典，始深自悔。與友人言，至於泣下。由是茹蔬奉佛，持殺戒甚嚴。圖書館舊有翻印日本弘教書院藏經，未生復遣人詣日本購置續藏及陀佛典甚衆，讀經論，能解大義。時就同縣沈子培會稽馬亦浮請益。二子頗許之。故晚歲頗修謹。所謂德慧術智存乎疢疾者歟。十一年某月，以時疾歿。年四十。初娶余女姁，繼娶同縣褚氏，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後。

太炎文錄續編四冊 實價二元

蘇州錦帆路

版權所有

編校者 章氏國學講習會

漢口府北一路

禁止翻印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電話二二九五

寄售處 武昌鼓架坡六號劉宅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7522B

